

江西通志稿

第九八册







寶祐四年登科錄記	鄧侯游公德政記	書李太守遺愛	書顏二公仁愛記	書宜黃許价人觀察張蔭三明府傳後	西陽宮記	鉛城義塚記	重修楊忠節公墓記	元	明	清
吳陳瑛	蔡韶清	梅之術	林必儀	陳增	吳登	費宗	王藩	78	30	31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清紙

為獨墓後植四松記	政軍記	南安軍學記	紹興甲寅免和糶記	重修南安軍學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富州獨金紀事	汀寇鍾明亮事畧記	明	元	宋
蘇軾	徐傳	歐陽守道	文天祥	危素	劉燦	王守仁	王懋德	43	38	33











續廬山紀事序

江人事序

刻傳習錄序

龍青嶼先生文集序

經歸先生書院序

謝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

楊友石祭宋未有先生文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唐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

州析薪者畝之於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

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踏地口

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量然此

心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

因緣於正智中得真常性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

淨微言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

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

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

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遺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

焉牽攀繫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夫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出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梯梓邪達中

二年予以使後道於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

江西省通志館藏

也孰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

為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

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於石



唐

豫章冠蓋盛集記

鳳皇鵷鵠翔於碧霄非梧竹不下而食賢人君子有四方之志非

樂國不適其土豫章郡左九江右而洞庭按苗氏之遺墟非觀風

接郡參事莅職者則長者車轍莫由至也歲次辛丑春正月東諸

侯之師有事於淮西是役也以蜂虿竊發華奇震驚執事者匪遑

啓居亦既播越我都會防禦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常公元甫

克振遠略殷為長城且修好於鄰侯從交相見敦同盟戮力之義

圖靖難勤王之舉故三吳舟車八使冠蓋名公髦士羣后庶尹輳

輻鱗集其來如歸於是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李公恒至自廣陵

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杜公鴻漸至自會稽潤州刺史試鴻臚少

卿章公儼至自京口蘇州刺史章公之晉至自吳廬州刺史前尚

江西南志卷之

卷

二

書右丞徐公浩至自合肥由是越人吳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絡

繹存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舸巨鷁舳舻接艦隘輜車鸞鑣轄挂較

擊每講射合禮賓主好會峨眉星弁執象笏鴈行而揖者五十有九

人凡處八座者一歷中書者三尚書司轄者二建隼旗者九冠獬

豸者十一其載筆掖垣曳裾廷寺分曹環衛典校蓬閣者印綬纍

然若差肩駕於宇下翼如也夫衛甸侯也以多君子而誇列國梁

孝王漢寵弟也有鄒枚嚴馬之盛而焜耀後世孰與以一郡之狹

五湖之阻而濟濟俊乂馳軒冕而就客位者殆九州多士之半則

鵷鳳羣翔而萃至不若也彼昔人所稱方斯其陋乎歲二月楚氛

掃除江介底定然後皆整歸旆分鑣言旋繫維莫從音微將遠不

頌不述後嗣何觀公於是謹而目之且列其爵里名氏於館俾來

世知眾君子之車塵在此境也



宋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祕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資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

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

以聞當議旌錄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

貢士李璲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詞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

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

弼籲天隕絕願以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

父廷圭廷直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

永弼既為叔父廷圭後承弼復分以己田承弼受業於零都知縣

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劉毅死官下卧在地承弼

為棺殮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鞠於家及嫁後已女先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三頁

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

相望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賑之不受一錢富

者于是翕然化之無復逼糶治者萬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

之南士子轉集執經問學戶外履滿環才雋士小大有就承弼為

文有古作者風直實文閣王位知吉州喜士承弼贊詩文詣之佐

遣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

邦第一人宣敷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焯

以承弼為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

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事下禮部尚書臣惟權侍郎臣素

負外郎臣端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年

九月乙巳下尚書省禮部禮部吉州吉州下安福縣於所居之前

立棹楔門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藝以嘉木云



宋

義門記

宋

胡旦

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明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為

右補闕生京進士及第官給事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

子哀為嗣官至鹽官令生瓘為高安縣丞其孫伯宣隱居廬山註

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

太平鄉常樂里自是而家益昌族益盛矣仲子崇以治家之道必

從孝道始乃撰家法垂示將衣為江州叅軍太平興國七年

張齊賢為江州轉運奏言陳氏積世義門全家孝行在李煜時尚

蒙蠲免今歸聖朝豈合徵收宜免本戶沿徵雜配庶彰德化詔可

淳化初殿中丞康戡理江州事又奏陳氏一宗千口近年乏食饑

貧難濟請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以贍之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

江西通志錄稿紙

春

頁

中陳氏上家法一篇送史館繕寫開寶之末計口七百四十成平

二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青顯祖也仇二世長也崇三世長也

讓四世長也衮五次長也昉六次長也鴻七次長也達八次長也

競九次長也肱十次長也龍十一次長也旭十二次長也春秋傳

曰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八世之後莫與之京自旺至青五世矣衮

八世矣衮昉皆兄弟共為一世衮立義門昉主家事三十五年最

盛由鴻以下又昆弟也若崇為長史勳為蒲圻令政為德安令禮

為吉王府司馬衮為司事叅軍昉試奉禮郎恭為洪州掌書院記

密知舞陽縣事賞為渭州軍士推官皆衣冠之榮文學之英者也

斯乃五世而昌八世而大非獨田完之在齊比矣大兵之討江州

也陳氏昆弟七人在圍中反城破軍民殺傷殆盡七人異處同歸

一無所傷義感也至道以來仍歲饑旱陳氏舉宗啜粥雜以藻菜



怡然相存義之至也。余以尚書兵部郎掌制誥，坐命詞不當，連貶嶺表。會赦東歸，辛丑春過潯陽，登廬阜，因訪名家，得詣陳氏，覽世譜，閱家法，詢事實，具知其狀，因為傳之四方，留示來葉。

端平江閩題名壁記

宋 劉克莊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閩移於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閩復於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北師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塏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為大府，張弱勢為強形。暇日命礮石於壁，紀移閩歲月，姓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五頁

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記滕閣事，俾其筆之。某雖文墨愧愈，然寶文公賢逾仲舒，況閩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繕，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潯陽據天塹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溫嶠第一流人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閩之宏樞，聖天子經武之英算，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赦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願承命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獎率三軍，犄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關艦之捷。某雖衰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元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記 元 龍仁文

進士設科以來宋為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廬陵為盛廬陵屬州

若縣八衣冠科目鼎鼎吾永新為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

科廢山川英華小整然鄉校歸立劫灰間龜趺龍文煜燁故無恙

天之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於今二十年自行省入貢若干

人擢上第為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君自鄂省以書諭曰將更為

新碑以昭盛事願誌之予兒時從長老游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

對殿陞為前三人某為宰相若名鄉大夫某汝家父若兄孺子曷

之予不肖頽落且哀慙斯言予慙何足云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

曩廬陵貢額七十有二漕若監敷路不在焉賜第且五百則昔之

登是碑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為七十五者才四賜第較異時不能

五之一則今之登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諸

君青雲初武耳由是躡穹階樹大名邇之署旂常鍾鼎遠之流芳

太史氏與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於戲尚相與懋敬之

哉至順癸酉仲春朔日 元 虞 集

貢院題名記

至元四年歲在甲申江西行中書省欽奉明詔興賢能于郡縣聚

之會府拔其尤以充貢先期驛至中外文學大夫以較藝乃八月

之吉受聘而至者先後入院遵累舉之制而試之九月十五日得

右榜九人左榜二十二二人又以新制取次榜右生六人左生十有

二人留省以備學官之任其與計借者省憲官親與為燕工歌鹿

鳴而勸之焉其禮感矣然省憲有主試監試之官貢院有主文考

試之日又有分任試事于簾外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上下內外勤

勞幾月餘竣事各散還其官所未有題名以記之者也蓋延祐甲

寅初科不及行而固循至於今為缺典請立石於貢院而悉題其

名焉夫江省所統郡二十多以文物稱布衣韋帶之士修行於鄉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皇朝書史求聖賢之道猶當世之務人人欲自獻於明時其積累  
 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來應試者不下數千人遠者十餘里有司者  
 不明經學之傳不足以得明經之士不知治道之要不足以得致  
 治之才學術之邪正文氣之升降道德之所以興風俗之所以化  
 其機蓋在是焉非直為數十人之進取而已而所得之士他日有  
 見于世者可指名而論之其於國家治教之運豈不重哉古者諸  
 侯薦士於天天子試之射而使與祭焉數與祭者蓋之國有慶賞  
 先王之遺法也備書以徵文獻於將來宜在于此詩曰鳳凰鳴矣  
 于彼高岡梧桐相生於彼朝陽必有詠歌以報聖天子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題遺廖生

元吳澄

甯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貧以  
 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草之會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  
 人後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寇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  
 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於藁冢間聊慰其心焉零丁徒步  
 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  
 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銜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  
 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  
 之家陳氏康甯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  
 鄧得年九十九郭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蓋孝令人後  
 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  
 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後家福雖慘而



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予謂不然夫所責乎  
學豈曰窺鑽故紙誦陳言而已乎孝弟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  
之識字觀書號為知學而倫紀墮數曾飛走之類不若者莫足道  
哉人後之者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  
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予語以貽人  
後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  
太守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諗於予為書此以點其偽云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元 劉 崧

國遠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有者  
凡三百人各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  
十二人郡之隸於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為上郡州之隸於郡者  
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冠絃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

江西通志補遺整理組

稿紙

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者逮我元乃未有錄焉非  
缺歟與自延祐甲寅科興至正丙申通才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  
景行至某得十人馬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  
咸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正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歸者思  
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為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優等為諭錄者  
則又至正癸未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興  
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感我果以晚學實本斯舉願題名  
之有序豈陋方之敢辭謹考據次第而論於眾曰推士之所以學  
於家舉於鄉而貢於天子之廷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不日經明  
行修己乎往者蔚乎其有主矣東者庶源源而有繼乎故題名所  
以識其人也點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  
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為泰和作也



元

分宜縣官題名記

元 歐陽元

分宜縣袁上邑員連魯元亦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有選

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而丞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

載仕于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

宰斯邑二年官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列罷歲月悉登

載諸石某適訪族邑於周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當稱題石

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庶官服乘人

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

其志皆為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城石何可

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恫瘝也久矣雖然謂其身

去而不之恤者無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民

江陰縣志館稿

卷一

九

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其既謂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

名之弊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於國之

人獲有今受庶勤之賜而被悛悌之福於無窮也



明

巡撫江西都察院題名記

明 夏良心

國家所倚持綱肅紀提衡大小文武忠養元元遏亂畧以保固  
 疆圉則撫臣重大江以西控吳楚閩越之衝彈壓諸郡國磐石  
 城而裏治安以視他藩省則又重按令甲以工部侍郎巡視自文  
 皇帝十九年始宣成而後或鎮或撫來降其任與巡按御史相錯  
 制世宗六年始定設又四十年而始為軍務一切例數兵甲訟獄  
 舉刺興除聽使宜具聞而權委重今上御世三十一年邊成宣歷  
 二百餘載其以御史中丞及部臣鎮守者若而人以部臣御史  
 視者若而人以都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兼理軍務者若而人其  
 邑里仕宦久近官爵贈議所至詳備田林公碑及姑熟徐公鐫記  
 中凡六十六人稱重臣等也夫魯道齊法蕭規曹隨余漫為之後

能不盡一奉之竊謂在昔功志彪炳寫內者無如文成天公忠烈

孫公夫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人臣事君之上物也然豈兩公所欲

哉功以追而後起名以相持而後成周公破斧東征豈其得已彼

曠戶凋繆國公所為周實真八百年基業免國家於不侮者也自

兩公外余不能悉舉舉所規記者若韓襄毅以奏奪獲衛輝林司

寇以誠誠廉祿梅韓莊信以止遣中官罷徵陶器梅張襄忠胡莊

肅陳茶介以殲緝崔蒲救突獨賑梅雖人人殊均無失其所為曠

戶凋繆計提繁兩公先後相輝映寧少遜哉何也撫之為言拊也

時平政理海內無事焉昭德畜威輯和鎮靜以消邪萌不幸有大

光疑大恙害眾人相顧憂憂無可奈何為之卒酸百慮呼吸萬變

而平定其傾兩者並重要以周時附眾歸之拊循譬之撫摩羣兒

疢疴疾痛總通於安故諸公文武剛柔不同用其先事而成臨事



而仗惠養元元而國疆圉用圖治安所為國家重一也去上神聖  
坐理以右諸郡國文奉職士奉訓庶民徵輸轉餉惟恐後無悍宗  
橫寇放馬不逞之徒伏紫眉睫不可謂之有事然而中貴人曠金  
攜木開株權稅之使十道四出焚林竭澤而意不賤吏民歎息愁  
苦之氣所及而有鉅得世泄泄然謂天下無事余材能選中腐竭  
涇涇血心拮据從事斤斤酌損之而無救於時事之十一有如值  
逆藩羣盜之會為文成忠烈力當其衝轉搜抗而磐石必退三十  
里避舍不從仰而視莊僖莊肅恭介諸公或不敢望項背而進則  
安所為重稱天子撫臣後六十人起也語不云乎名者實之賓君  
子疾沒世而不稱焉况為天子當一面其所措置前事之師覆車  
之戒不啻懸鑑而列眉可畏哉彼卑官小吏一方一職智効力殫  
猶足免於素餐汗顏之譏吾見重之難為而名下之未易副也余

歟不自檢再為勒石以紀而綴名其末以志慕也若夫名副其實  
始請公芳矩則俟後之君子



吉水吳侯興廢記

明毛伯温

蘇塘吳侯蒞吾邑三年德享政治人和歲豐乃以時興厥廢修城垣之頽者內外共三千六百尺有奇城隍之樓五城之舖十有二修儒學之青雲樓及肄業之舍若干楹改修預備倉及門堂若干楹建彰善亭於邑門左庠惡亭於邑門右保釐坊於二亭之間三元坊建於北門之外橋建於石城之游修大學士解公及大中丞熊公祠修警舖十有八修郵舍十有六修者復舊建者鼎新無藉於官無斂於民四境晏然百工子來夫城民之衛也自朱侯實肇之東南土堅西北瀕於江土且墟其勢必頽是宜修倉所以養也舊在郊之北後遷於寺茲以地窪是宜改修學所以教也自學舍廢而多士無致道之地是宜修三元於學有光會元一狀元四解元十有六斯盛也要非他邑比乃卒無表之者非缺典也邪是宜坊民有善惡善者彰之惡者殲之以勸以懲是宜亭新邑峽江取道石城有江馬值水泛江漲馮而溺者十八九是宜橋解公熊公

江西通志卷之六

一二

皆頌德名臣至巡撫高吾陳公始祠之乃未記工是不可不修警舖荒為瓦礫郵舍鞠為榛莽惟夜之防惟命之傳是不修不可凡此皆所以保釐之坊之頽之出入見之過過半矣嗚呼是豈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力者哉今之從政者坐視傾圮日敝漫勿加意或加之意矣力不足以任事力或足矣局局然惟嫌之避嫌之不避或因之以濟已私濟私之謂鄙嫌之謂隘力不足以任事之謂弱弗加之意之謂庸此四惡也由今觀之豈謂四惡之屏有十美焉衛民者義也養民者惠也教民者仁也表賢者知也崇德首禮也彰瘠者察也濟弱者慈也警夜者肅也傳命者達也保釐者忠也是可以觀政矣司教孫君璧節判龍君光暨諸生輩咸謂不可無記乃以屬余余歸亦三年得之目擊為詳用錄以垂後若夫侯之政績得人大書者居多此未可以盡侯也侯名煜字仲敬浙之姚江人蘇塘其別號云



吉安人物記畧

明吳雲

吉安古廬陵也。顏真卿、余靖、黃庭堅所宦地。南接贛江，北竟淦水，東控臨江，西引長沙，環地幾二十里。據江上游，咽喉荆廣，唇齒淮浙。五峰相次，巒類五老，挹象岡之秀，據牛嶺之雄。江山映帶，在層宇間，鑑湖決而狀元出，龍洲接而相業應。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敷履而多壽考，藝文而威儒術。士夫秀特，文章盛於江右矣。漢有歐寶，其孝行可格異獸。五代有周彬，其謀畧可綏蠻貊。郭昭慶，博通史，有先父鵬。劉茂中，忠勇是奮，見奇宋祖。此南唐人也。宋之時，王克貞、直舍人院，誥命典正蕭定基，撫宜州蠻敵。人震，熙文章擬之，韓愈相業齊名。韓范、歐陽修、真文忠矣。而叔曄以明知決疑獄，父觀以仁孝遺孤。幼若好學，如發博覽，如葉皆修之子也。欲補天而浴日，竟成仁而取義。文天祥、真忠烈矣。而鄧光薦、張雲、劉士昭相從，死於忠。鄒淵、王士敏、劉子俊相衛，死於義。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頁

若彭震龍三友同死，劉沐三子同死，皆天祥之親也。杖策重門而生祭文山，以文者王炎午也。捐貲走燕而歸，贈文山以葬者張千載也。賢相如周必大，痛抑僥倖於奸臣弄柄之秋，雄將如戴之邵修、章諸陵於金虜犯南之日，劉沆論用兵之失，而子瑾累官五州。允著厥聲，曾光庭勸高宗之道，而孫山復上書論十事，志合厥理。張汝明論蔡京、張汝賢論王安禮，兄弟之正直不券而同。劉顯絕曾布、劉琮、張邦昌父子之節義，不符而合。曾肅之孝，驗於慈烏之來巢，而安止之掛冠，安康之抗論，安強之出葬，皆能繼乎先志。曾朝陽之學，形於石首之經綸，而弟棐令龍南，有設學教人之功。孫元忠教廣州，有春秋歷法之著，皆有光於前烈。楊萬里杜門著書，父子力學不倦也。郭孝友論秦檜之奸，郭知章疏董必之罪，忠臣守正不羣也。彭合請謁重賦，而子商老漢老皆擅循吏之聲。孫逢吉力護正學，而弟逢年達長，皆有文學之名。曾如驥死守寶慶，而贈數文待制。羅伯壽割股愈親，而旌蘆溝主簿。蕭服辦蘇州之



獄而羈管處州之不顧胡夢昱伸濟邸之冤而羈管泉州無所悔  
 劉偉明進大禮賦卓矩之不凡李如圭誦無逸篇穎悟莫與匹劉  
 安世卻進美餘校學誠齋而謚為清純胡銓不附和議乞斬秦檜  
 而名動金人蕭楚著經辨四十九篇破新經之說張庠作斥邪言  
 二篇排老佛之說劉子薦書其笏曰我頭可斷而膝不可屈凜凜  
 孤忠可揭日月揚邦又書其裙曰寧作趙氏鬼而不為他邦臣赫  
 赫義可寒星斗王贊知諫院真宗稱曰南方有燕趙氣劉友益著  
 書法揭後斯稱曰先生可作山高水深董敦逸極言二蔡之惡彭  
 思永力詆王守忠之奸事親而能孝則有若毛洵事兄而能弟則  
 有若項克歐陽守道探歷代之說劉辰翁成一家之言歐陽珣  
 以書排和議挺然正直之節不移王庭珪以詩送胡銓藹然忠厚  
 之氣可補元之時劉說為文融液今古而不露風霜之狀岳申為  
 文簡約峻潔而深愜碩儒之賢馮昱翁李原皆長於春秋而集解  
 會通可傳龍仁夫劉霖皆長於易而集傳易說有據劉瑾長於詩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而通釋作王充耘長於書而矜式成彭繇集五經之言而作辨疑  
 黃瑞節集諸子之言而為成書緝終撫州而州民立石頌之揚景  
 行也恢復郡城而郡人立祠祭之羅明遠也至於皇明肇運人才  
 疊生曾萬中粹中兄弟也皆死於節義王沂王伯貞父子也皆長  
 於政事著績北平而詩或當代者劉崧也職方集特經濟之餘緒  
 耳屢辭聘召而文追古人者陳謨也海桑集乃生平之涵蓄耳蕭  
 尚仁論時政十要事李時勉論時政十五條皆通達國體者而時  
 勉師成均造就人才教規嚴整尤不忝乎文忠吳孟勤以楷書入  
 翰林楊士奇以博學擢詞林皆素負文學者而士奇典機務東心  
 貞一德望瑞方尤不愧乎文貞解縉詩文豪放著書精絕真奇才  
 也胡廣制策居多賦詩不較真狀元也曾榮溫雅英邁蕭時中急  
 流湧退皆道學中優游劉儼春容典雅曾鶴齡豐偉清潔皆名教  
 中步趨羅子理成文貞於孤幼而治德安有聲劉伯川識東里於  
 賦詩而處鄉族皆義周述周孟簡以兄弟皆及第鄒緝梁伯興以



明經並出身宋子環為長史而有詞林稿熊概為都憲而有芝山  
稿著詩學梯航者周叙也著易傳撮要者劉冕也御史劉子輔朱  
與言皆有蹇諤之譽刑曹郭循劉廣衡悉擅仁恕之名周忱巡撫  
江南會計有方國用充足大有為之才也羅汝敬巡撫陝西處置  
得宜一方仰賴真任重之器也余學夔上疏致政隱身不仕富貴  
豈得而滿乎王直持權衡以正亦其匹矣鍾同上書切諫殺身無  
悔威武豈得而屈乎劉球忤權閹以死亦其埒矣羅復仁辭金之  
節聞於安南蕭寬端重之度鳴於湖廣蕭省身李昌祺皆布政使  
而端潔與精敏同軌彭琉琉陳正倫皆按察使而慎端與齊  
芳天順而後蓋一統志未之紀矣若靖難諸臣從容就義如周是  
修骨鯁殉難如曾鳳韶死守沛城如顏環觸柱明倫如王有與夫  
尹昌隆鄒公瑾魏冕輩皆繼五忠一節而興起者當時以其事涉  
諱忌故逸而藏之蓋吉州豪傑淵藪人文濟濟德業偕螺峰並聳  
詞源與鷺渚共深自茲以往燕蔚迭興未可以枚舉也尚有俟乎

江所分省...

一五

後之採風君子

蕭郡正佐題名記

明 李正顯

自秦罷侯置守歷代沿之其則守之職古之大侯國也國朝稽古  
定制守不易位俾以下易名叙秩任有專職而皆攝之於守守所  
以一寅恭而存國體雖非古者君臨卿臨大夫士之制然其職  
同歸於不惟遠豫惟以亂民者責惟均哉蕭郡隸古揚州之域其  
據江上游其為屬凡十其地膏腴極十里會其里籍  
不及吉之一鉅邑然而藪澤之鍾凍隆之備未暨之利皆足以  
下給諸郡故吏之役茲大者周不以艱劇自疲而為天曹者則曰  
天地非其人不輕任也嘉靖壬子余自河南汝甯復守是郡越明  
甲癸丑扞狂多清士民無瘵惟六月乙未歲且有秋殿士歲慶庶  
祭交頌咸旅進謂予曰惟蕭郡為吉慶州之地入國朝相為今郡



守土之吏不旬歲凡屢易度察與執各率其職茲凡百九十年於

茲爾然而郡治無題名願不為古今一調典哉余惟唐虞三代之  
世無題名而臬吏復與相繼並登不曰同寅悔茲和衷氣惟兩卷  
之士無題名而願閱之徒各以名顯名之有無固誠不足為世重  
輕亦存夫其人而已茲予與二三若察閱皆海內人也萃精會神  
相聚於一堂之上自夫天下而視之一家也邈觀往古以迄今未  
後先遊會凡建樹無庸於續者自夫古今而視之一只暮也先後  
不同時而均於體國正俸不同官而合於盡職茲因今日題名記  
之所由立歎余又接續之故事昔趙清獻為守而德瑛判事清獻  
公相換甚歡大恨其相見之晚蓋昔者監司之勢嚴而今守判之  
情親故也詩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及爾如貫夫同察之分情則  
兄弟也義則一貫也情親則其勢足以相聯義嚴則其分不至相

江西一錄博物信

踰此其職誠足相須而其事誠足相濟所以合寅恭而齊萃渙之

意嗚呼茲又今日題名記之矣余必欲合正俸而一之也言既同

察通會謀伐石請紀余言

明 董天錫

國家指方建官各守其職而不得相侵常制也常制之外復審時

勢權宜則許兼職以便行事若今之兵備得兼分巡是已兵非邊

境要害不設備近以腹內弗靖亦設焉時使然也西江一省分五

道其隸嶺北者惟南贛二府接壤閩廣柳桂多荒山長谷窮民嘯

聚為盜時或有之某司每歲巡歷糾察姦孽斷理刑獄而未有兵

糧倉卒遇患難於調度咸化丁水廷議設專官募禦而督以部憲

大臣上俞其請四境賴以無虞而分巡則仍歲履使宥治士子始

以兵備兼分巡事歸一而勢易行上下相安蓋無道法願兵憲文

代不常而公署未有題名誠為缺典嘉靖己亥春大峯俞公以憲

副莅贛乃請於前中丞王泉王公今中丞訥庵吳公搜集前任名



氏有李公，轍始至公，凡二十人，列名樹碑於廳事之左，使前有傳而後可續。公之用心厚矣哉。君子負經濟之才，而見用於世，必慮慎公勤，始克有濟。然善取諸人，疾省諸內，又修治之所當知者。前此諸公之政，豈無盡善在所當法者乎？亦豈無未善在所當戒者乎？一覽之餘，而取舍兩得，是碑之立，似亦有益於公，而非徒為文焉。刻所謂廉慎公勤，皆其素有施之餘政，無往不宜。名位所就，豈止於此而已哉。庸記以供。

擊壤會記

明 劉 鴻

國家覆冒海宇，垂百餘年，風暄日曛，人物熙熙，在處皆然。輿國韻屬邑也。山盤谷稠，風氣完固，食土之毛，民樂其生，而多壽考。迺宏治壬子，時平歲登，公私祈禱，有垂白之老，二十二人，合和履祥，臨舞皇風，相與謀及時為樂，以詠歌堯仁，以終餘年。於是月為二會。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德博物館 稿紙

會以朔望，鱗次而周，戶而不醵，是歲九月甲子，舉事，牲肥酒香，蓬豆有楚，乃其初筵。諸老深衣大冠，魚貫而進，前設几格，俯伏其下。北面稽首，焚香，籲天曰：願明天子萬歲，宰執為隣，藩臬為良，即有賢守，邑有賢大夫，用康保我民，亦云休哉。願雨暘時若，百穀滋植，公私羨餘，閭閻笑語，野無橫民，隣有善俗，俾我老人永有今日之娛。亦云休哉。已乃舉盞更壽，揖讓就坐，以齒為倫，坐定，諸少年班立而揖，有引卮酒跪而進之者，曰：孺子不敏，幸茲良會，躬侍杖屨，先生長者，詎無有以教我乎？諸老人推其年高者，詔之曰：若知今日之樂耶？高皇帝列聖今天子之賜也。語有之，臣民之福。皇錫之極，汝則係極，逆極者殃，休極者昌。吾輩老矣，得為係極之民，汝則念旃，景德懷刑，毋瀆於家，毋梗於鄉，毋突冒於有司，毋貽罹我父兄，汝則念旃，後之視汝者，猶之今也。眾皆唯唯，酒五七行，諸老人



起而酬酢有誦淇澳以相規者有歌豳風以相樂者有詠歎考槃  
 之遺音者而未嘗不歸德於上也遂名其會曰擊壤壤不必擊而  
 擊壤之樂同也少酣有倡之者顧執事曰不有所作曷伸本懷人  
 賦近體詩二首平淡古雅有太平之音章成懽甚且酌且歌日冉  
 冉下迴薄桑榆間乃反爵相揖降階少年奉諸老扶醉而出其為  
 會無窮而樂無窮也會有圖圖諸老人像所賦詩分隸其下並板  
 鐫以傳君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康衢之謠帝力何有今茲諸  
 老一則曰吾君再則曰吾君何者太古之餘其風朴盛明之世其  
 文昭矧諸老生周程過化之邦又多詩禮之族嘗學問而知禮義  
 者其所以推景和鳴一摠其志愛之素而動作話言皆有足觀者  
 宣偶然之故哉廬陵劉鴻并錄而為之記

安福縣題名記

明周來

自唐以來外之方岳至郡邑守令皆留其姓名大者碑戴小者壁  
 記蓋其傳遠矣自余以吏事馳驅所至縣邑記姓名獨鮮焉乃  
 吾邑八國朝二百餘年亦未有及之者豈非缺典哉嘉定侯視事  
 之三年以其暇蒐前令姓名得可知者凡若干人并其履歷之可  
 信者錫於石而委記於予惟安福為邑僻在郡治之西監司往來  
 供億不勝煩民俗多務本業喜率先輸賦士風重禮教載在典籍  
 蓋自昔稱易治矣自予結髮以來則聞公庭累牘情事變遷至以  
 煩劇為病民俗亦漸澆漓往往虛驚不根其市井甚者至為奸以  
 衣食豈非士與民不能奉承教化之咎歟以予所知吾邑固多賢  
 令其得民之深而垂譽之遠尤較然者則永康程侯仙居李侯永  
 康為政纔數越月耳其去也民扶老携幼號泣而送之其措置一  
 二大者至今守而不變窮鄉父老猶喜道其行事道已泯然思之  
 夫以數越月之間上病其煩而下不病其偽此其故何也蓋上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清

江西都察院行臺題名記

清

宋學

司馬溫公作諫院題名記有曰某也忠某也信某也直某也謹

之人將歷指其名而教之可不畏哉是知題名者所以誌景行

警戒非徒侈名氏於豐碑也思撫郡御史於明宣德間始有專官

江西行臺題名凡有二自貴公諱以下六十六人為一石則有見

素林公為之記蓋以夏公良心十七人為一石則夏公自為之記

而本朝諸賢闕焉未備也余稽之志載詳其詩望自李公鳳翔至

不佞榮止凡十五人物之貞珉列於聽事之左應觀前載自建官

之始終明之世合八十餘人其間如韓襄毅林貞肅孫忠恕王文

成諸公或臨難不苟或戢平大亂皆忠貞早毅事業彪炳至今

在人耳目餘則或存或亡有知有不知者矣我國家應運龍興今

一時治狀父老賴能述之當無可述余之前即今大司農福山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公在事甫旬有四日隨遭浙閩總制而去然其夙戡峻整宏綱舉

舉余一循其成法而酌以時宜略加損益夙夜競三載於茲矣

夫觀在事之歲時考政事之得失則其人之賢不肖可坐而得矣

且三德司馬公之言尤異夫後人指名而教之也敢不勉哉

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清

李長春

虞度命官於專陶之作士德反虞丁寧而不置既告之曰惟明克

允又申之曰明於五刑以懲五教刑期於無刑其所謂惟明克允

者非僅聽新得情之謂也明其所為原本徇教與夫期于無刑之

意而已沿至三代周官之邦禁漸繁實親之慈亦漸詳密然司寇

每三年大比計民教自生處以上悉登之天府王拜而受之彼其

邦禁最嚴而無一於民教之虞若與其言不相索者嗚呼我知之

矣易八月而生處女七月而生處提携鞠育以至成人不知幾經



報難險阻而奈何忍於殺之其令人獻民教也論之以重民生也  
 而加以重民生而俾其勿至淫刑以逞也自唐置觀察使宋因之  
 設則使食事或統轄驛傳或提督學行或分治兵巡國朝制度  
 半由舊章均之皆異以祥刑之守者也然則司憲者故與養皆分  
 內事宜佳以聽斷得情為偷快哉江右西南重鎮夙稱號治自戊  
 子己丑之變城郭榛莽廬井邱墟余頃奉命陳臬親其地維平苦  
 場然憂之念新國用輕典古有明訓每遇金木之訊祇凜無敢  
 濕而智識點淺恒抱短短深之懼宜恭啟惟二三僚寮是積  
 甲午余叨量移植重修臬署告竣而適名久缺未備諸僚寮咸以  
 為言留意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前此姓名既若存若止乃開國十  
 載以來創始諸人亦湮沒而不傳非所以崇昭代示維新因磨礱  
 片石雷次第紀之至於刑措教敷以俟後之膺是任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新編

清 施閏章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湖西道治素臨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考者自嘉靖四十一年陳  
 公大憲始分守者以方岳之職分藩內郡者也其專駐有所自者  
 會及屬郡各有署藩行部問民利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  
 也而有巡之義焉故事以備兵為職置守備供指臂使持有發走  
 士或急不待報可躬擐甲以往武士之畫疆而守者通約束無敢  
 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迥異其分巡一道明初用按察司僉事署在  
 南昌歲一巡郡叢史士視其能否進退之訖事則還其體勢又與  
 巡按侍御史迥異嘉靖辛酉廣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始議駐吉安  
 兼制茶攸柳桂四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兩道得通治  
 之有大事皆開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實偏三楚多猾盜故界之  
 參鎮相制與為犄角也閏章始到官會歲飢巡撫中丞公令替屬



郡通租仁熙義震山谷運命多悔罪供賦稅其明年朝議罷道臣  
 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併於分守矣天子既重念封疆不  
 強大弱吏問軍旅所以責武備者重且專自是使者非借兵於伍  
 則左右緩急無所恃惟督催科奉簿書期會而已夫道狃路也謂  
 事上下所必錄也今郡邑或有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  
 成命若贊脫然昔兩道兼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難  
 今易歟賴朝廷之慶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柔苟安業繁累歲事  
 勢所格材不塞職未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拊  
 摩而力不能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懷然撫膺一也南昌舊有  
 湖西道分司今蕩然無存至則以舟為館而臨江地稍僻尤余所  
 樂居者間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關焉  
 自明設此官迄今逾三百年其間濯磨奉職戮力旬宣於土者當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可指今不載其政績且姓名湮滅不得比丞尉百執事無所勅戒  
 豈不可一歎哉夫大法則小廉分守使雖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  
 吏也爰采而志諸石得四十有三人

寶祐四年登科錄記

清 吳陳琰

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予記予撫  
 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重者也首  
 簡戴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勅差詳定  
 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二人添差初考官四人覆考官三人  
 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  
 為玉應麟對讀官五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  
 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共六百一人當  
 日起朝集所六月一日准飭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小  
 錄錢五百貫七日謝闕十六日謁謝先聖先師充國公鄒國公二



十九日賜開喜宴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准省劄再給  
降題名小錄錢五千七百首四日拜黃甲叙同年於禮部貢院二  
十五日立題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署第一名  
餘俱署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至五甲序次皆然文天祥字宋瑞

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為戶  
時有以遠祖為戶者有以祖父為戶或自為戶者南宋戶口例也  
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為枋得字君直小名鐘小字君和年三十  
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儒林里父為戶兩公皆  
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為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  
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里父為戶一甲二甲之表表  
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必復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  
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圖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  
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末簡止載文公對策一道總計  
宗室玉牒登科者七十一人宗正寺登科者三人玉牒中有兄弟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印博物館  
續編

同榜者七人與得與橋與溥與鈞與鎮嗣昌嗣思也此外兄弟同  
榜者八人張清之詠之鄭茂大必復趙若年若璠若璣若瑛也又  
兄弟同年進士二人趙正元及兄寅龍鄭茂大及弟必陵也至若  
二甲第九人王應鳳為應麟之兄其弟為履考檢點試卷官故無  
避嫌例四甲第二百三十一人趙必揆為忠定公汝愚之孫系玉牒  
由承議郎登科者賢相有後名公有兄故並表之其餘由大學上  
舍學倫學諭學錄迪功郎承節郎或內舍奏名平校或宗子省元  
或其省省元經魁賦魁公魁皆特書其治易詩書禮春秋而外有  
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者每舉必書而治賦居多間有  
免舉者其年自十九以至六十餘皆備書嗟乎南宋之季孱弱已  
極不絕如綫而同榜名臣得此三人豈非天意挺生三人萃於一  
榜以表宋三百年養士之報者哉請文公策天人性命闡發無遺  
顧其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淑士節財弭寇之道而又重  
宰相以開公道之門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皆救世之藥石至已



未癸亥伏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去矣雖謝陸兩公可為  
夾輔其如國運何往予閱紹興十八年登科錄朱文公登王佐榜  
第五甲第九十人為科名重然通榜三百二十八人祇一人耳且  
國運亦未至於此極也今三公鼎足而峙不惜以身蹈水火赴湯  
覲為九鼎一絲之繫子閱卷未終輒為三公嘆息而不能已矧身  
當其時者乎因詳紀其始末而歸之

清蔡詔清

南郡自周程過化風氣漸開後之宣斯士者德業聞望卓然可紀  
若張東海王新建尚矣我郡侯游公蓋接周程之傳而行張王之  
緒者也公守郡十有九年政通而事舉如恤災墾田築城及橋溺  
女錮婢有禁廢癘殘疾得所養皆利可百世民亦以此頌公迺公  
之精神意氣所為周茨旁皇綢繆繡綵者獨汲汲於學校人材郡  
有道源書院創於宋而圯於水公蒞郡即屬邦人士而告之曰古  
者井田與學校相維井田廢而學校僅存養士不贍教將安施推

江西通志卷五十五 物類

書院豐其廩餼董以師儒舉井田學校可以兼之所繫不綦重乎  
爰即東山之麓闢舍增田萃士之秀者擇師授之業俾優游饜飫  
於濂洛之學嗣是而南康而上猶並建書院如郡制嗚呼盛矣夫  
有學校而後有人才有人才而後有教化教化隆於上則風俗茂  
於下公所望於吾郡者厚矣哉公早歲博極羣書學有淵源歷卽  
署十年益博綜朝章國典慨然有志於天下宜其所見者大且遠  
如吏治之不可苟且焉士無賢不肖望公若高山大河卒莫能窺  
其底蘊然讀其文穆然而清觀其容溫然而厲精神見於外其素  
所蓄積然也自公抵郡人文日起則積厚而先氣運且深受其摩  
盪本之足恃固如此南康民愛公如母士親公若師乃者聞公乞  
休請公願留勿許亟請於監司而公志不可挽遂竊附古義以書  
院為甘棠伐石表庸於其廡蓋書院自荒度以始公竭力經營乃  
底厥績縣大夫師儒以下若而人謂清為公監試所舉士且克山  
長宜有記清於是再拜而言曰往讀郡志至濂溪講學捨卷低徊



久之請陽明祠堂正氣樓喟然曰士君子當如是及見近世才有  
司簿書所不責者謂之不怠公怠其所不責且惟恐不及其矣士  
國各有其志也人心之同曠代相感後之有志用世者能無低徊  
於此碑也夫

書李太守遺愛

清梅之珩

李朝柱山西臨汾人雍正二年知建昌府明敏公廉不任胥吏首  
葺學宮復新考棚興義學修城樓及闢帝廟時萬年橋圯太守念  
一郡形勝四方行旅所經亟加修葺次太平次大德三橋工費頗  
浩不二載落成太守以實心行實政更知人善任故用力雖多成  
工甚易公私不擾官吏無科歛中飽之譏首事無侵漁柔指之弊  
父年七十迎養雞鳴問安寤寢必侍每泣事聽斷有所平反令民  
無冤纓述父前伴老人欣慰以為笑樂後奉檄運米閩省積勞成  
疾卒于署士民奔走哭聽見其卧帳用皂布又破裂數處飾櫬無  
資涕泣爭助羣列其德政請祀名宦時以太守甫卒須事久論足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格不行遂立祠塑像春秋祀之言及多垂淚者

莽頌二公仁愛記

清林必儀

康熙甲寅三月間三藩不靖所在煽動六師四出康之南鄉地僻  
民息倉卒夜呼野無居人為寇至避也城邑震驚訛言民叛將軍  
舒駐節康城聞而怒欲率師屠其地性取邑侯印結邑侯顏公叩  
頭爭之曰自軍興旁午稊糧芻蕘取諸四境南鄉民尤忠且勤今  
以避寇故日民為寇感訛言而屠赤子甚非所以奉宣德意也舒  
曰文庇逆民獨不顧首領耶侯曰與其枉戮一方民毋甯殺我文  
武相不下而兵已截要地矣南鄉民未之知也適大將軍莽公征  
粵師旋自信邑過吾鄉鄉民單食壺漿以迎公公曰凡吾此來為  
民除寇害耳豈以煩苦吾民也撫慰之餘數數行下顧行囊中僅  
存數銀兩命分勇以勞眾暮抵康城舒方持前議公為述道經所  
見狀舒驚曰微公言吾幾失顏使君哉文武相表流言寢息兵民  
垂安堵如故數十年來歲時伏腊燕會父老念此輒然曰吾鄉如



墓田里人民至今無恙者二公之賜也古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  
 鄉人建祠合祀二公於鄉之孔道余以聞請先人者醵諸石俾吾  
 鄉之人世世慕義無窮而風俗日古其將有感於斯莽公諱允滿  
 人累功封鎮南將軍大節垂國史顧公興國縣佐署康冢因兵燹  
 而邑乘缺載諱失考今亦無遺憾云

書宜黃許价人觀察張蔭三明府傳後清陳增

同治庚午之冬余權守撫州適各屬修輯志書次年之七月而宜  
 黃縣志告成因披而閱之得許張兩君傳曰嘻此余故友也曩余  
 客遊於皖治申韓之學佐理諸郡縣獲交於兩君往還無間相得  
 甚歡及許君報最入覲擢四川叙州知府游升建昌兵備道朕  
 隔數千里欲一見故人之面而不可得然猶未知其卒也而張君  
 之攝繁昌縣篆余時在皖北相距一江聞其登陴禦賊兵寡援絕  
 死節最烈至今思之尚覺英氣凜凜髣髴於心目之中嗚呼兩君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館  
 稿紙

之賢士庶方尸祝之朝廷且褒恤之其歷官政績傳中又已表  
 彰之洵足垂不朽固無煩復贅一辭而余竊有感焉當余之在皖  
 也初未謀從仕豫章也更不料權守撫郡也乃無何而從仕豫章  
 矣從仕豫章而又權守撫郡矣兩君之鄉適為治所因得接見其  
 鄉之故老諮訪兩君之逸事讀其傳以追想其生平豈非幸歟楚  
 北馮君牧坪亦余在皖時舊好嘗從張君遊張君之死牧坪作詩  
 以哭之而余來豫章又與牧坪邂逅焉是余於三君始終之遇合  
 不以生死乖異殆有數存乎其間斯益奇矣故於是乎書



墓誌記元

西陽宮記

元 吳 澄

文章之傳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係乎天地之氣運。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世以下，萬口一辭，稱為文章之宗工，尊其文則尊其人，尊其人則敬其親，苟敬其親也，則其敬無乎不在，而况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託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一至。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秦，而遽終，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賜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與潁州貢，二十四登進士第，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

元 吳 澄 墓誌記元

二六

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致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唐貞觀三年己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乃請於朝，改觀為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祠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豎於一亭，中間祠堂，敝里人陳氏新之，溜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記，其後堂復敝，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吳齋歐陽先生為之記，莆田萬侯崧卿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築，瀧岡阡之門牆與墳，紹興辛亥，良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為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祠堂續記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而宮之道士鞠文質始遺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安眾室，屋俱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曾若拙也，田之歲入米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久者



宜也而予竊有慨焉嘗聞諸禮士之去國止之者曰奈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歸末年就京就潁而家悉不得歸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慊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於上下與天無極而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之記也天歷二年九月甲子

按文忠年譜皇祐五年癸巳公年四十七八月自潁川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胥楊二夫人祔焉是冬復至潁嘉祐七年公遣兄子嗣立告皇妣太夫人墓文修不孝之罪不獲躬親者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命則此文謂公終

元

身不能一至瀧岡又謂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不可得者誤也此記為先賢祠墓所係因為辨訂存之



明

鉛城義塚記

明 費 采

義塚者何所以德窮人之死而無歸者之葬於此也予鉛舊有滙  
 澤園在東周歲久湮滅莫可跡矣嘉靖癸未前令朱君雲漢乃創  
 義塚於北園之絕家山戊戌冬予以入觀取道過塚見其地白骨  
 累累散滿林谷問之曰此葬地已盡焚之火而有是遺骸也忘之  
 惻然思舊地以擴之歸而錄諸子懋學應聲曰大人舊有山塚七  
 十二故在南城名小市里者最便遂問之新令朱侯松岡侯曰此  
 某之所欲闢而不可得者即聞之郡守南濱趙公慨然檄 舉行  
 明年春侯擇義士程浩周潮劉煥正錄畧定方向計後庸園土以  
 鑄之溝樹以封之立石以表之鐫楔以門之男塚自左而右女塚  
 自右而左周一列而復窆俾大小曠也各立標祀墓俾後不忘也

三〇

復下令曰凡居民之貧而死者葬於斯行旅之死 莫歸者葬於  
 斯餘弗得與俾有節制也巳乃大書其坊曰鉛城義塚走使微示  
 識之予曰葬者藏也上古以薪有虞氏以瓦夏以壘商周人以木  
 未有死而不歸之士者也火葬之俗始於釋氏燔人肌膚銷人形  
 皆雖炮烙春剝之慘莫是過矣人生而有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倫<sup>是倫乎</sup>則食寒則衣病則藥患難則相扶周防惟恐毀傷寧忍其死  
 而若<sup>是</sup>聖王之治天下莫不以養生送死為重務我聖祖開基  
 之初已禁民火葬今上皇帝踐祚之六年又詔天下所司稽復漏  
 澤園故墓皆不忍人之政也為之下者忍不加之意耶今觀侯之  
 是舉可以追古禮之厚可以革餘習之偷可以嗣前修之美可以  
 遵王章恤下之仁可以全予桑梓之念一事而五善備焉欲不識  
 可乎侯名選字士英蓋醇厚慎約君子人也為記



重修楊忠節公墓記

清 王 藩

嗚呼忠義之理之不泯於人心也。今猶古矣。何可於楊忠節公之墓任其陵夷淪沒而弗為之營護也哉。賴城清水塘為公殉節處。某既碑而揭之。因而致其墓。蓋崇塋於順治三年。賈將軍無改塋於康熙九年。公之子璠實始遷今地。一修於雍正九年。王觀察世繩再修於乾隆十三年。興國教諭清江謝天翼三修於嘉慶十五年。邑人鍾僕羅詩瑞等並買民田拓其基環以上垣。越今又三十年。五年墓地濱河漲水。蓋其垣向無省視者。官亦置勿問。故易地先足。陳刺史雲章寄金倡修。當事者遷延不果。迄潰於成。亟思踵成之。季以規建陽明書院工不可募。姑緩焉。癸卯秋。復理前議。躬詣相度。則頽垣斷碣中蔓草荒煙。淒然入目。勢不可緩。急捐金以為倡。署輔李劉令恒奉繼之。陳刺史聞而復自潯都寄貲與其事。署郡訓導鄭恩林藉新塗於公為同郡。復告其郡人之在賴者。賴教諭程景輝復舉賴士之一二好義者。相率捐助有差。此亦足以見

江西省通志館稿

三一頁

人心之所同矣。費集工興程教諭董其役。肇於是年十月。畢於次年正月。垣周以石。圍凡三十六丈。有奇。前崇九尺。麓竇壑壑。築如式。二月二十二日。白觀察李公辛官屬謁墓。告成。並議於十月四日。慎公殉節之期。守節者請祭一次。歲以為例。而某尤愴然有感於中焉。夫死生亦大矣。死於人所不死之地。而不死於人所不忌死之心。謂之不死可也。其所以必死者義也。而氣取之也。其所為不死者理也。而名附之也。公於是乎不朽矣。人之於公。非惟欲不朽其名。且欲不朽其骨。則人心之直之有所致於公。而非公之所及知也。然而公之死也。萬節二公實同之。郭燭於火。萬亦迷所。蓋公之墓。巍然獨存。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之所存。而或妄置焉。又聽其銷沈而湮沒焉。豈人心哉。抑聞之前記云。公已無後。又支族衰微。亦無為之後裔。此又天道不可知。而人心有足恃矣。今日修墓之舉。其庸可已乎。嗚呼。公之不死於人心者。公之不朽於天壤也。會工者礪石以記。請於是乎書。公前稱文正。清諡忠節。



宜改遵其官爵事實詳在志傳不復贅  
魏禧拜楊文正公墓詩  
荒冢斜陽亂草青布衣此日拜門生長年  
魏憲忠誠府亘古神依  
箕尾星兩岸蓼花紅有淚一江秋水澹無聲  
孤魂最是難聽處盡  
且杖頭檄夜鳴

為獨墓復植四松記

清 喬 錄

余觀古人任達有自營土窟者有先作挽歌自誌其墓者有預築生壙引親朋燕樂其中者有勅斷家事戒不相往來者有偏遊名嶽不知所終者其磊落豪宕之概十載下聞其風如親見之悲哉此劉先生之預築其墓也天預築其墓亦猶行古人之志也嗚呼爾曰以獨故曷為乎獨馬爾曰先生年非不高其子孫非不盛然則曷名獨也蓋親屬凋殘盡而荒荒一遺老也余守茲土三年偶以造船急公役不知誤因其獨而無主也伐其塚木余驗木見有碑焉捫字觀之乃大慟而木已伐矣奈何余為之復植四松且召鄉之人而告之曰博獨王政所先澤枯陰善之首荒壙無主里

江元省通志志館稿紙

三三頁

黨即其主皇天寧可欺哉爰著為禁勿得樵牧俾後人知所遵守則四松當以獨墓而永獨墓亦當以四松而著矣余因是而重有感焉古人落成而祝嘏不曰歌於斯哭於斯則曰父不見子死兄不見弟亡夫哭與死亡之所諱也然其甚長而不可諱故君子謂善送善祝柳州與許京兆書云每春秋時享子立奉奠願盼無後繼者推心傷骨若受鋒刃又云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嗟乎劉先生有五子一孫而不可恃願欲恃獨墓以自全其推心傷骨不更甚於柳州哉余既為之禁而並以告劉氏羣牧咸體茲義毋使度整息諸不祀若教饒而其鬼則先生庶子瞑目九原矣劉先生碑現在三原縣青龍山順治十八年四月書



八 徵·文徵·記  
政軍記

南安軍學記

宋蘇軾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感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齊曠庶頑諛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捷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俊者則感之屏之棘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三益書局 物信 稿紙

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人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嗑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中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



不贊為屋百二十間禮設講堂視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賦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立本末贏糧而從賦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紹興甲寅免和糴記

宋 徐 傳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間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備以待平頒凡以為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權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于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億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往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

江西三西海物館 稿紙

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載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皇祐中以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于筠袁之苗度俾附清江政為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使靖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便及所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間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傳為民祈請職且豈當自後于曾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為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縣佐葉國高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暵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失色貳郡趙彥直宰邑趙帥處來諭傳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糴奈何傳曰請必可免亟使摹碑碑聯事狀馳詣府帥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糴有石刻在袁







重修南安軍學記

宋 歐陽守道

自吾夫子以君臣父子對問政君善之謂不如此有粟不可得而食而孟子亦稱庠序教民孝弟以觀千五百年天下得失治亂猶龜筮也儒學真天下繫命寧有不食粟而生者乎秦人滅學欲傳萬世不食粟而求長年者也古人之為天下也明民以君臣之義而其教五不獨君臣也故曰五品不遜百姓不親聖人憂之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否矣秦人曰無以為也彼不親不孝弟皆私事何與公家為人上者獨一君耳尊君卑臣吾自有法敢犯上作亂者郡縣吏立誅之曾不數年吏不勝誅又不敢告而不得誅秦以是亡由今觀之使秦猶存古道郡縣有學民有詩書之習則為父為兄與為人上者俱安矣長吏亦人上也長吏安而後京師安今使民謂長吏但能為國厲己疾視之怨讎之不暇不至於一夫大呼關門不守不止矣嗟夫可為來世之永戒也哉南安江右南境踰嶺為廣泚流而北為嶺其地名初見於史曰橫浦南

三六

伐之師所從也求其教化所被雖漢唐盛時未之或聞本朝立學於承平之後而守臣奉詔遠能為江右甲養士數百風俗淳厚諸邑材美往往出為時用非特守臣知所先務亦列聖豐芑之澤涵沉浸也近世推本周程以為授受之源在此乃若名賢自北而南往返去留士皆得親其聲教是以下遠閭閻人人恭順今司農寺簿蒞山趙公孟適下車數月即一新學宮以慰多士禮殿工畢以書來告曰齊舍廊廡方以次圖之趙侯新學之年郡之登進士者二人為太學生者一人

吉州右院獄空記

宋 文天祥

吉州右司理院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月又空吉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方千里之國未易為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獄訟賢者雖欲為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者傳說以為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



定甲申獄置空乾道事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  
陵郡初張宰清江得米南宮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泊來吉  
摹本遍付諸獄不二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為長民者一念之  
善感色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百餘年  
兩見之事可謂稀濶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之絕無僅有可  
也今司理君為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應賞君不自以為功當  
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趁然利害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  
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  
以為不冤獄空遂為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  
事其二在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  
來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考已  
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事可謂無愧

江西通志稿卷四十四 刑部 獄 高欽

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觀之自畫象之化遠  
人心之樸日以敬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至刑措下此  
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為奇蓋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  
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  
得國而為之持之以道使民遠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  
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心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  
區區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異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邪雖然  
由君之書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嘗不一再而君以歲月為之  
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為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為世  
道感而以其尚可為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口哉君姓洪名  
松龍處人



元

富州蠲金紀事

元 乞 素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迺誘湖南淘金二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焉又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谿各沙石習淘金為業歲貢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泊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冢墓刻取貨賄斬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培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為已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眾至三百三人焉瓊又為之請于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無金羣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新黃歲掠以進瓊

三八

瓊輸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二十四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于是盡撤取豐城淘金工往教習焉瓊益以聚斂為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釐重總之為二十九兩九分六釐重矣瓊因求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時豐城陞為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它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徙業者相繼瓊亦去為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懼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德韶言于行省謂龍興路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撫州蓋從富州輸之龍興路為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三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十餘人者多聞閩越天死徙之後者焉有後而乞丐者又有



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姍黨，亦有窘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徒之賸。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部之役于官者代輸之，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廿貫，總之為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比有焉。于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三季常王元實等，造造間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弊，然莫肯固請于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年，乃始得揭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言於監察御史，號詔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龍興推官李崇德莫維榮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於張公榮及全公岳柱，而二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得竟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壇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為意，獨何與？誠使士之居于鄉，立于朝，皆若揭車及授經公侯斯其

三元

人，豈有知而不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行者哉？今富之人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相與刻石，以垂永久，素于是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諷諭，以示勸懲，未必無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後終司丞，揭公今為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汀寇鍾明亮事略記

元劉燠

初明亮之首亂也汀州草間匹夫爾非有權位號召世資馮藉奮  
 臂山澤一呼數萬家斬刈剝剝飄蕩震洶蹂躪江閩數郡之地動江  
 閩浙三省之兵貴臣重將裨校士馬因是物故者甚眾連城累邑  
 公私供億耗費者甚後師之所及男女老弱被執僇贊  
 財廬舍羅蕩燬者甚多上煩廟堂應接諸酋奔赴竭數載之力僅  
 得明亮至軍前一面而詐降無實傲睨反覆氣凌威熾未嘗獲一  
 交鋒決勝明亮竟偃然得保首領以歿既歿眾猶畏服止奉一本  
 主爾藉其虛聲餘烈尚能統御所部不即降潰彼何道以臻此此  
 之謂盜亦有道者歟幸明亮非有英略霸圖止於作賊不過殺人  
 民驅牛畜擁子女坐金玉堆中假息林藪又幸國方盛強兵力翕  
 合故能摩以歲月待賊自斃儻若前古未造幹弱不支復加他警

策慮弗及則漫溢胚胎如赤眉黃巢之亂未可知也

四

策慮弗及則漫溢胚胎如赤眉黃巢之亂未可知也  
 脫身賊中者具言明亮有威風多智略得操縱謗詐之術似非曰  
 野農夫比然殘忍嗜殺異於人類其祭鬼常取孕婦剝為笑樂  
 被其擄殺者皆淫刑屠割號呼徹天極痛楚而後得死每言必殺  
 人財人始不敢近而其眾固可全也迹其所為直盜賊之雄耳元  
 亮鉅惡腥徹昊穹顧幸供罰曾不及顯正刑誅寸膚護膾以謝諸  
 郡荼毒之民大可慨也南豐壤接閩贛適當兵衝至元丙戌以來  
 閩歷六寒暑震撼萬狀雖城市幸完然軍馬經從無歲無之至其  
 急也則無日無之驚擾需求比屋俱弊郵落殆有甚焉粟空於廩  
 魚竭於池火鷄蔬果俱不得有加以捶繫淫濫視寇虐特不殺而  
 已甯都石城瑞金建甯諸邑則兵寇交至禍尤慘烈至於庚寅四  
 面蠢起明亮邱元之外贛吉有謝王簿劉六十樂安有盧大老南



豐有雷艾汪之徒乘時響應俱煩省官親提重兵隨處逐捕賊雖終敗而受禍累矣予聞故老道州里舊事謂豐於宋為上縣炎紹南渡承平百年民不識兵繁庶鉅麗甲江右遠紹定己丑庚寅間劇盜廖十六廖雷廖雲輩起廣昌閩寇劉四官輩又荐食汀劍邵武諸郡久而益熾出犯我江西己丑歲十月十有六日廖寇由廣昌未犯我西門王宰日宣備禦無策片埃不嚴賊已入關至三聖堂前一跛僧猶問曰賊在何處俄被一刀死人始知賊至居民奔潰幸其僅留一夕即去且不縱火故逃竄不前者或伏匿得全上司調汀州兵百屯安禪寺戍守十有二月又調馮將一軍至屯西門南解器械衣裝小憩十三日寇猝至石背舞皮傘張青蓋持木扉以蔽矢石馮亟前迎拒而軍遠來疲乏未熟地利復眾寡不敵馮被殺所部潰奔多死寇長驅入郭是時居民恃有軍來無恐逃

四

者少還而不虞寇至也由是死者無數大官府民廬幾盡數日乃去攻建昌明年王宰以失守罪被劾罷南城楊尉應康來蒞邑楊廬陵人也號才能吏招集流逋以漸興補逋邇賴之朝命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夏訓武友諒將池司步騎至又命蔡將某將荆湖步騎至又命張總管旺將江西步兵至進屯廣昌賊遁松梓山池司兵攻破之時又起復陳工部鞫知南劍州兼福建提刑江西招捕之職特與平寇陳公有威名多方略致廖寇俱隸麾下賊眾被官軍勦滅者不勝計亂遂以平而陳始捕之名滿東南矣楊宰應按軍務撫摩瘡痍為尹六年百廢俱舉輯荒疏為繁庶化既隍為安乎自是豐復為壯邑二十餘年雖嘉熙庚子有上石謝八屠之亂適枯乙巳有廣昌符五十之亂淳祐辛亥有新城關社之亂然禍不至邑邑得以全還實祐戊午歲新城李尉後來攝邑郡吏賴青



臨之督月解錢帛峻甚青紐田帖徵催束濕加以大家三譚二趙  
 苛虐諸佃咸不堪命攀龍者有張半天何白眉者嘯聚起木瓜山  
 石牛洞五月二十日晴時率百眾寇邑首吏余璋急斷浮橋賊憇  
 水東官六獲此得逃連自賊始後留一夕焚譚之廬延燎城隍廟  
 一帶屠肆明日乃歸巢諸司調撫贛旗馬軍合寨尉卒進討擒其  
 魁渠赴建昌凌遲梟示繼治激變罪李權宰以劾罷二趙徒潮惠  
 州家屬分徙劍部沒其貲以贍軍三譚罰米贖罪賴青杖脊黥配  
 死郡獄妻子徙外邑亦沒其貲遠咸濱戊辰夏諸鄉水災乏食始  
 則發廩糶未終則嘯聚弄兵永福作善者有羅勳元詹花五者率  
 群克起峽村八月八日清晨以百餘眾破邑駐半日焚治寺民居  
 市肆殺略而去諸司又調兵討平之魁渠皆凌遲伏誅治失守罪  
 縣令楊從政畧以劾罷首吏歐定死郡獄甫七年還德祐乙亥歲

四二

十有二月江西諸郡受兵大勢震擾尉寨兇卒乘時略邑而賊首  
 陳捷江七龍輩起中和保則擁眾劫邨落是時南北未一有司拉  
 安之假以虛名使散其眾明年丙子歲七月初吳制置浚即廣昌  
 開閩府聚兵興復諸邑咸應陳捷為制置司都統制率鄉丁戍南  
 豐江七龍從之八日晨興有北兵七百自建昌捲至陳江  
 拒於東郊大敗走其死於兵刃者甚眾士民之不及避者死尤眾  
 橫屍路衢府寺民廬屋肆炬幾自邑以來兵火菑患無甚於此  
 永年遺迹掃地盡矣總十餘年生聚未復而鍾邱相挺又如此距  
 紹定己丑庚寅整六十載其間禍亂相仍肝腦塗地令人心酸有  
 不忍者何吾豐生靈獨不幸至是哉因紀明亮事併載故實痛定  
 思痛歷歷眼前後賢覽觀尚撫然而三歎也大德戊戌歲四月上  
 吉聊述事略而其詳則具於嘉禾禦寇錄云

按此錄存  
 載此錄存



書佛郎機遺事

明 王守仁

見素林公聞宸濠之變即夜使人覓錫為佛郎機銃并鈔火藥方  
 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  
 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十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  
 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  
 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避巧者鮮矣已致其  
 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  
 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  
 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  
 不能已於言耳矣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潯時逆濠奸  
 謀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  
 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  
 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農到而期

江西通志館稿紙

四三頁

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  
 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  
 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  
 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宜早計遂遣歸至是聞變知予  
 必起兵即日偕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  
 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  
 然者輒附錄于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明

諸侯大受託

明

王懋德

東鄉舊非縣治。列屬饒豫。會汝間。至武廟時。始以寇亂。徧區域。戶  
 稅悉割。自列郡。民方苦兵燹。一旦折而入新邑。豈然若失樂生之  
 願。其於都。苗畝之界限。錢糧賦稅之虛實。俱不假計。東之新令  
 與司苗籍者。不虞其故而聚受之。藩臬監司二千石。又安得一  
 為之清理。遂使無寸土者。輸虛稅。連什陌。適郊遠者。輒漏賦網。東  
 民。蓋重憔悴矣。先是。宰是土者。每見其糶救。幾何。虛耗逃絕。幾何。  
 輸徵進負。幾何。莫不有隱心焉。思一為之均平也。然或畏其難。鉅  
 非吾力量所能與。間有一二才智足以辨此者。又自謂遷轉有日。  
 不暇為斯民長久計。誰復痛身而切軫者。頃。區東邑。奈之何不窮  
 且故哉。及歲庚辰春。余同年白川諸公。自隸院出。令茲土。方未下

四

車。民望之若神明。不可測識。謂於東土。不一歲當遷去。其於時。艱  
 民瘼。未必能加於念焉。及經理庶務。則民舉欣欣然。有更生之慶  
 矣。東之奸竇。公獨燭照之。吏之撻樞。棄尸流離。頽尾者。公獨若療  
 在。身而為恤之。時民有余姓者。宿通獨多。終一日。盡償所負。公慮  
 其故。則孀妻之賢也。詢其所適。則皆賠虛之稅也。愀然有感焉。之  
 捐俸輸贖。其妻以還。余民既更甦。公復為之籌曰。百里之區。萬  
 民之眾。其有糧無田者。豈止一余民哉。我能贖余民之妻。而類余  
 民者。豈能人人贖之哉。於是。覲然舉丈量之法。或曰。是校也。昔有  
 行之計。三數歲始竣事。而告擾者。迄今未息。恐非易舉。公曰。不然。  
 天下有治人。斯有治法耳。彼久無成績。而重擾吾民者。法不良也。  
 吾試行之。當不兩月可就緒。或又曰。公以省垣出宰。不日將殊擢  
 去。恐不能卒業。公曰。不然。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即今日行此。明



日報遷亦必告成而後發公志既决屏誠不能入遷其中當道當  
道嗟呀嘉允乃條具便宜刻為成書以頒布於民先令業主各遵  
品式紀其廣狹造為番冊名曰親供敢有自隱蔽者坐以罪無命  
都總與長詣人合各都與之田後計其果與隱匿否造為番冊名  
曰公文敢有互相容隱者坐以罪然後親詣各區照番而審覈之  
繩不合者以連坐法通造實冊以為總會敢有所勢徇賄不以實  
聞者坐以罪條約至明紀律具備百役眾執事分猷矢念以期不  
負公公與二三佐履垂董其成曾不一兩月間而東之寸土無有  
遺於丈計之外者由是度曰詢民均為一類卑為徭役彼多饑故  
者無復漏賦網而不任尺土者寧後有通虛變繁之患耶夫井校  
法澄均田制廢虛糧之禍豈獨東土苦之哉以右諸郡邑在在有  
之可慨也慶院重嘉公法頒諭各郡邑長俱做行之江右

之民莫不稱便昔日賠虛之苦如脫身釋負然足公之澤不惟東  
鄉一邑而且惠及全有矣以右之民何均率歟是舉也公神運四  
境績奏朝廷而協心宣力則邑佐蘇君時胡君瑄邑幕莊君會咸  
贊厥成者也因併書之萬歷十年壬午仲春日記



贛縣均役記

明 吳履

余至南康之三年，贛父老走吾邑，告曰：贛令崔侯，剛正廉平，惠洽百姓，百姓德之。贛邑凡六鄉，一百三十又八都，田賦未符於頃畝，富者有田無役，而益富；貧者無田，加役而益貧。侯命鄉擇一人為以總其綱，都擇一人為以詳其目，履畝釐年以實之。期年，賦符於田，而有羨，弊無遁形，而役均。舊役而今不當役者，釋三區百人，庭無訟言，更無留贖物，遂其性，民安其生。侯之德及於民者，如是。侯嘗修三皇廟，郡縣學，并先賢祠，建濂溪書院，城隍神祠，皆災塏，閭閻。丹彩輝映，造浮橋以濟章貢水，不日而成。凡今郡縣官，環居公庭，侯建屋而制公廨，繚以崇墉，左右具宜。贛承兵後，羣廢備興，請創屋合為間者，近六百，為楹者逾三千。至於氓征軍給，動計千萬，取具立辦。縣丞錫完哲，主簿馬公輔，典史王琳，皆異體同心，履茲

庶政，而均役一事，願有紀焉。夫郡縣者，近民之職也。公事有需，即督於縣，縣督於民。民有不逮事，不奉命者，令必加罰焉。故縣令之職為最難，是以詩三百篇，大夫有刺，而無美。至於北山一詩，聖人直以役使不均，以垂後世為政者，其可以均役為緩哉。夫役均則民服，服則令行，而庶績咸舉矣。今去三代日遠，民有美其縣大夫均役之賢，且欲其功昭於永久，豈不油然而親，上愛敬之心也。歟。侯有德在人心，民之不能忘也。至矣。侯名天錫，字彥才，真定人。世仕元為大官，縣丞字仲彝，主簿字遵道，典史字宏道。督均役者父老某某。



林公守南豐功記

明江憲

余每觀士遭時艱，陷危履險，莫能措手足，則必有事勢之說。本

顧畏莫敢負荷，則必有職守之說。臣之事君也，如子之事父，東

西南北，惟所自致，卒有變，雖顛高岱，不吾制也。而違恤其他士

論始微而成著，人心自正而趨邪，臣節不明於天下，所由漸矣。

故余特論著序九霖林公守南豐。

南豐接壤閩廣，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十一月壬子，閩廣流寇起，薄

寧化，縣警報南豐，人久不習兵事，恟恐挈累重逃者十八九矣。

公以御史臺牒查盤按縣事，發邑同年即守李公橋過憲言

賊旦夕至，僕不測如城中，廬舍何如？城中教萬生靈何？林公素風

力，且有御史臺牒，力可恃，但今人計算利害，則云事勢窮，感况非

若所部將委去，奈何？然疾痛則呼天，盍議留，於是與君疾馳至公

所會學諭甘君繼忠、學訓沈君臺揭、君緇、率諸生至，如前言。二人

張伏地告曰：寇且迫城，公素風力，又捧御史臺牒，願為城社守，為

吾城中教萬生靈主，學校官與弟子皆叩頭。如二人言，公謝曰：

城社府庫，吾君城社府庫，生靈吾赤子，業已聞變，奈何舍此？第不

識諸士民能從要索否？二人暨學長諸生曰：諾。公乃下令戒擾亂，

謂揣恐兵家所大忌，豐人逃過半，是自亂也。其與百姓約，三日內

不還家，所在者沒產，亡散村民願入城者聽。於是逃亡稍，還集

明日事急，遂堅壁，以學諭甘君守南門，以學訓沈君守西門，東北

路坦防衝突，余暨巡捕典史朱子棟守東門，公與李郡守君守北

門，縣令長葉君總視焉。藉記城中丁壯，堞一口，每一步有甲卒五

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有百長五百步，有將長各立旗，以

自標識。簡城中驍勇，弩弓手刀斧手，職戶弩手，以隊更番巡城，為



游兵	曉諭	有反	面內	向者	新有	假寐	不張	弓捺	橋者	新畫	偃旗	鼓
夜明	燎光	照城	下約	賊欲	攻之	處如	近城	五六	十步	舉一	砲梯	逼
城舉	二炮	登梯	舉三	炮攀	女城	舉四	炮備	飛火	桔槔	鋸胎	鐵汁	人
馬渡	墨石	滾木	鐵連	環蒜	蒜等	具大	小隨	事命	治兵	仗則	人爭	治
兵仗	命具	什器	則人	爭治	什器	公心	善豐	民易	任使	是月	二十九	
日也	十二	月二	日辛	巳賊	三千	人逼	縣公	巡城	見以	自為	守笑	曰
吾視	賊陳	亂旗	靡無	能為	吾士	氣倍	守堅	萬一	無虞	移時	烏石	崗
鄉兵	持白	棒擊	殺其	旗頭	三人	斬首	以獻	遠懸	示各	城人	一自	奮
一時	欲聲	動天	公大	喜如	所料	是日	分兵	攻東	門北	門先	期以	賊
匿東	門裏	擊門	我兵	於門	整用	人滾	火銀	大苗	竹尖	擊下	及鐵	汁
注之	從旁	避及	東西	火起	風順	焰逼	襲門	始走	又明	日頂	簾木	門
生牛	皮棚	等具	攻東	門銃	手用	鳥嘴	銃擊	中門	籬粉	裂創	傷數	人

四  
三

弩手	射殺	賊首	一人	不退	運餉	更番	食百	計急	攻自	辰至	酉今	別
賊攻	黃泥	巷我	兵以	大炮	燒其	旗三	口賊	失倚	蔽稍	却復	攻十	餘
合仍	按伏	候各	路消	息乃	退北	門賊	蒙虎	皮鴉	聲遠	城惑	眾一	賊
大紅	冠帶	張蓋	立履	脊右	手持	刀執	白旗	左手	招搖	攻城	甚急	我
兵被	鬼臉	張弩	一發	九矢	飛箭	貫穿	其胸	倒屋	上若	崩厥	南賊	落
魄驚	以為	神是	夜縱	火燒	清修	觀焰	灼誰	門棧	中人	忍延	焚皆	失
色李	君借	余誓	天曰	臨川	令林	公純	臣也	嬰孤	城死	守天	縱不	念
百姓	独不	念純	臣手	有頃	風逝	少頃	竟息	矣又	攻西	樓龍	亭馬	退
石猴	公山	三處	我兵	死守	敵不	得薄	城下	独排	龍亭	石兀	起兵	
力無	所用	勢頗	危急	得六	都鄉	兵忽	鼓噪	西來	若天	降地	出者	賊
以為	伏兵	驚起	時已	昏黑	天明	遙見	賊治	攻具	用木	為雲	梯天	車
高可	三大	上漫	牛皮	障矢	石下	設滾	為車	形中	容數	十人	左右	翼



以長槍擬發未復攻必陷城而後已而城上於受敵要地起木棚  
 高大餘待賊梯車至踊身出十鉤齊搭於矢石火炮之用尤便賊  
 觀望知為敵梯車計也氣益沮然堅持不去蓋賊有內應者先入  
 城故城外賊日夕望舉動不知城中獲其內應者盡得其所以為  
 狀家置水防火有失火者老小丁女救火城上兵不許暫離潰亂  
 者殺亡救城中嚴守晏如賊於乙酉具狀言小民死罪誠逼於飢  
 旦日且解去蓋懼擊情歸矣是役也賊逼城下凡七晝夜遁去前  
 後射殺賊首二人殺旗頭三人後黨被矢石傷殘者止算夜偷營  
 奪大旗一口飛火燒旗三口得所遺牲口什物甚多初九日公還  
 臨川諸父老相率焚香泣送公且祝曰公生我我即不能  
 報公子孫世世如公持靴一双請易公靴鎮茲土公頭面赤走避  
 諸父老用伏留余與李君學長等諸弟子如父老泣而強留脫其

四九

韓一双而去諸父老謀所以生祠公而分祀尤公聞變輕騎晝夜  
 至南豐命和林公南豐名宦從民所請公諱潤福建莆田人由進  
 士任臨川知縣有治行江氏論曰方賊薄南豐城下時雖邑有仁  
 侯有賢師儒然士氣沮喪微公幾不振今百姓安堵笑樂闐闐公  
 功德在豐人甚厚然此不足窺公之大唯事出窮蹙且非若所部  
 而毅然以身為城社生靈主足破士人事勢職守之說中間城社  
 吾君城社百姓吾赤子教語令人竦然起敬計異時簪朝冠當天  
 天下大計必不肯碌一時態蒙成取辨輒以侵官出位藉口是則  
 公之大也謹論著為人臣之義



明

整飭兵備兼分巡嶺北道題名記

明

董天錫

國家稽古建官各守其職而不得相侵常制也常制之外復審世  
 勢權宜則許為職以便行事若今之兵備得為分巡是已兵非邊  
 境要害不設備近以嶺內弗靖亦設焉時使然也西以一省分五  
 道其隸嶺北者惟南嶺二府信壤閩廣郴桂多荒山長谷窮民嘯  
 聚為盜時或有之某司每歲巡歷糾察姦弊斷理刑獄而未有兵  
 權倉卒過患難於調度成化丁未廷議設專官禁禦而督以都憲  
 大臣上俞其請四境賴以無虞而分巡則仍歲屢憲使宥治太子  
 始以兵備為分巡事歸一而勢易行上下相安蓋無遺法願兵憲  
 交代不常而公署未有題名誠而缺典嘉靖己亥春文華俞公以  
 憲副蒞嶺乃請於前中丞玉泉王公今中丞叙庵吳公搜集前任

五〇

名氏自李公繼始至今公凡二十人列名樹碑於廳事之左使前有  
 傳而後可續公之用心厚矣哉君不負於才而見用於世必  
 為慎公勤始克有濟然善取諸人疾有請內又修治之所當知者  
 前此諸公之政豈無盡善在所當法者乎亦豈無未善在所當戒  
 者乎一覽之餘而取舍兩得是碑之立似亦有益於公而非徒為  
 文具矣公舉正德己丑進士兩任有司三轉風憲皆碑著聲稱屢  
 薦薦剡所謂為慎公勤皆其素有施之於政無任不宜名位所就  
 豈止於此而已哉庸記以俟



明 南昌縣田賦考記

萬歷庚辰春皇帝念天下土田不均苦父母得稅久矣天下核田

令與有司徵發期會若曰如令者得顯之不則有讓於時南昌當

首江省事自大中丞東海馬公直指姑蘇韓公復撥吉安理潤州

茅君來豫章鑄局而從事焉悉取浚籍而籍之田之有畔其若表

之有領明年高邱楊侯以治繁從吠江調南昌令又悉取茅籍而

稽之以總例經其綱以散例紀其目以變例一其制以派例執其

法右式魚鱗式親供式圖冊式推收式歸戶式贖徵式十年戶粟

蓋十六策舉而南昌之田賦無遺算矣今既具乃檄丞富陽周君

變又倫局而次第其制令高邱侯固持其中軸換盈縮之數理衷

益之術反臻厥成視舊賦安如也而豁得賦九千有奇損贖賦

九千有奇視故壤一畝沃米一升有奇明年派免軍視故賦一石

沃米七升有奇夫南昌壤非曩於履之初也賦非曩於賦之舊

也乃器浮若彼損實若此則利盡於墾田弊窮於墮稅也亡何侯

其內命召又外爰行矣憲後未惡害已者去其錯則括焉南昌田

賦考勒頁珉於臯州余蹟而嘆古碑循史者蓋其難裁彼為命固

空言耳猶若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四賢而後亡敗事南昌田

賦烏程公祥謀也潤州今世叔也商邱今予朋子產也而又東海

公姑蘇公宰制於其上富陽基括括於其下然後六載而成百世

之利十憲而貽為姓之安難孰與為命者多語曰不有創者孰與

升之不有守者孰與久之余因表識後未楨史仁人得考鏡焉

五



明

北巖禱雨記

明

劉

松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東西南  
 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修煉之所唐曉  
 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巖有石像石爐鼓傾其中不知創  
 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國朝洪武二  
 年夏不雨踰月民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里外或不應南  
 溪士族有蕭君鵬舉獨怒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有  
 以北巖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鄉  
 幣潔染醴望巖而行三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間而來會者復數  
 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來合兩數點  
 灑浙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卓蓋起巖上會疾風引而西兩驟

江蘇通志卷之...

卷

五二

三

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泱衣中淋漓泥潦中不敢去自  
 午還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陸路漫不可辨未鮮翠  
 挺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槍蕭君則曰繫仙靈之賜不可不報  
 乃八月辛未相率翦綵為金幣為幡幢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鼓  
 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為牲酒費田神因以勞賞從事者無不  
 歡欣醉飽感謝明賜而蕭君獨歎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  
 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壩既應  
 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夫位無崇卑事無大小惟至誠可  
 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而諉曰非其責可  
 乎或者不知蓋已顧乃屑屑焉以求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  
 矣作北巖禱雨記



重建鹽稅廠記

明 劉 節

此類郡塔通督府中丞雲南李公憲檄重建鹽稅廠也。類故有  
 廠創建城北隍隅。鹽權鹽務居之。厥後室以火燬。地以溝侵。逋  
 廢。適者廖倅長倫。屢承監務。庶得其實。公憐以請。下兵巡孫臬副  
 躬。閱如議。僉謀重建。上覆得允。遇事。故歸於侵。費取於贖。力役  
 於庸。經之營之。拓之。蔡之。勤敏。節約。宏壯。羣密。告成於公。說焉。東  
 帶。致詞。遣郡學弟子皮生金陵。為節。為祀。迪言曰。煮海之利。準於  
 齊。極。征商之禁。基於漢武。所由未遠矣。顧茲南海。鹹。商賈。實遠。  
 度嶺而北。國初立法。限以城地。罔敢私越。百年以來。議者。數更法。  
 例。屢變。至成化間。南安郡修瀾嶺路。通商。實始議。立國嶺下。薄征  
 為賞。羨則雇役。聽民困。宏治間。創設都院。節制四藩。開鎮於類。取  
 給兵餉。什之六七。仍存其餘。為雇役。直。闕。猶故也。嘉靖改元。詔令

五三

罷革。督府籌策。餽餉無所於給。疏請移瀾嶺。推。一河。公私之  
 稅。悉儲。類。藏。廠。逆。始。云。議。察。益。嚴。算。無。遺。利。比。歲。接。應。火。工。取。供  
 內。帑。什。之。七。八。餘。以。給。餉。雇。役。不。暇。及。矣。夫。天。下。事。賴。重。勢。也。後  
 急。時。也。發。權。人。也。故。征。權。之。法。始。焉。闕。路。以。便。商。也。逆。復。存。其。羨  
 以。雇。役。重。在。民。矣。繼。而。儲。其。贏。以。供。餉。重。在。兵。矣。今。則。納。其。有。以  
 充。經。費。重。在。國。矣。時。異。勢。殊。行。權。以。濟。經。也。與。司。者。知。所。先。後。矣。  
 然。則。類。郡。鹽。權。鹽。稅。闕。弊。最大。計。會。愈。密。視。昔。倍。徙。廠。可。復。廢。弗  
 加。之。意。哉。君子。謂。重建。斯。廠。有。美。政。五。而。節。財。用。省。民。力。不。與。存  
 焉。曰。足。國。用。曰。厚。兵。食。曰。通。商。利。曰。厲。法。禁。曰。絕。奸。宄。是。故。奸。宄  
 絕。則。法。禁。屬。矣。商。利。通。則。兵。食。厚。國。用。足。矣。五。政。之。美。有。如。此。者。  
 至。若。周。慮。擇。物。興。利。舉。廢。以。垂。永。久。公。之。功。大。矣。哉。斯。役。也。經。始  
 於。嘉。靖。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比。本。年。九。月。朔。日。落。成。地。直。橫。廣。



以文計。堂室左右前後以樞計。周之。出入之道。以券文計。凡若干。詳於公。微可考也。不書。

秦和縣補虛查隱記

明 歐陽鐸

語云。興事孰與省事。此言煩擾病民也。然河海潤下。熱自流。鑿井泥而弗焚。厥亦弗食。是故有事。若如除病。病除則利。興夫若後能興民相安。國家以六事察守令。而賦役病民。為急。吾邑若有甚焉者。嘉靖壬辰。令缺。攝事者奉新條。均撥班役。以利民也。而人情。警。豈惟曰。慮始之難。踰年冊成。陳侯梅浦至。懇者始千百。數侯。稽冊籍。故其出入。蓋失。願者。或五千石。嘆曰。均糧乃矣。是耶。久之。得最要者六。一曰。無撤之弊。二曰。虛懸之弊。三曰。交徵之弊。四曰。捐餘之弊。五曰。私補之弊。六曰。影射之弊。始於里。蓋而權於總算。乃集十九人者。而詰其故。諭以法。比寬假。權策而與之期。此十九人者。所謂懸懸者也。皆寒心首服。於是內其私。編以秦官籍。使事老

江西通志補遺卷之四

補遺

茲之各歸其虛。凡百五十日。而冊具。慮其或謬也。歲閏二月。致邑人而質焉。恭伍檢考。咸誦言曰。屬在。德。歲。月。遠。不。欲。浚。求。則。取。諸。新。墾。而。易。補。之。亦。惟。其。自。占。不。取。德。焉。凡。得。數。隱。米。以。官。計。者。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以。民。計。者。三。千。七。百。五。十。石。有。奇。得。補。虛。未。以。民。計。者。六。十。五。石。有。奇。以。親。計。者。二。石。有。奇。侯。念。非。公。直。有。籍。人。監。之。又。將。文。私。兆。弊。訪。於。眾。以。屬。義。民。郭。元。暢。竟。事。無。愆。乃。告。成。於。摺。接。藩。臬。若。府。咸。嘉。其。勞。績。侯。慮。去。而。無。證。遠。而。鮮。生。撮。其。凡。月。名。曰。補。虛。查。隱。冊。付。諸。梓。與。戶。符。相。表。裡。於。是。山。谷。之。民。不。至。邑。而。周。知。其。數。據。實。後。輸。免。於。浮。嘆。豈。非。人。民。之。利。哉。或。言。總。認。未。則。是。稱。地。則。獲。余。曰。摩。諸。盜。諸。所。發。物。具。在。主。名。不。必。皆。是。要。非。誣。諸。分。物。而。充。者。或。又。言。宜。隨。戶。而。歸。曰。此。由。不。得。其。戶。者。俟。姑。數。而。責。之。亦。將。有。待。也。嗟。乎。茲。事。也。縣。大。夫。皆。屢。有。問。



者而竟無成甚矣積病之難除也余不與公家事適緣家人病里  
後能言其利而鄉族皆不便今稱便者固非反覆亂常之民既以  
謝侯亦冀後之君子然厥美焉

改建馬政所記

明

金應徵

往武宗朝江廣湖柳間涖頭桶岡諸寇作維時王文成為都御史  
經畧茲土公以顛大營在城南去督府稍遠無以備肘腋為緩急  
用也度地於城內之東南隅創營房凡六十餘間募勇敢士居之  
為親兵號小營房而後卒賴以芟夷寇亂功稱最鉅語在公紀績  
碑中嗣後築民雖間作弗靖而皆未若公時甚矣以故各兵仍歸  
大營而小營房遂空焉歲既久風雨侵剝日就傾圮過者惜之或  
曰昔陶士行經畧中原竹頭木屑猶無弗忍棄而竟藉以用矧此  
皆巨材獨不可撤而以充他用耶弗撤且毀毀之便或又曰夫經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時者安不忘危師故者功不成毀彼其時創建良有深意而甯使  
之一旦遂泯泯乎存之便一議相持久未決而傾圮日甚今年癸  
未春條具所議上中丞王公公笑曰是二者之說皆是也毀不可  
存亦不可然則竟填委而後可耶若毋毀亦毋令曠吾其營為馬  
廄而因以居馬兵可乎眾唯唯服公確議於是即日命工經營之  
繕其牆垣修其槽檻覓其階宇而稍稍增設其未備區其門曰雲  
錦閣堂曰塞淵堂堂之後創馬王廟曰天駟行宮云蓋材用無所  
事別措而哀然成一牧廄所矣竊嘗念之周官一書周公所以致  
太平也乃其於馬政載甚詳歷漢唐以來皆有專官而我朝稽古  
定制設苑馬大僕歲時省視而又璽書遣侍御者持節殿最之馬  
政固不重耶乃顛固重鎮而於獨閭畧而不講問其所為馬者曰  
藉養於兵畜之私家而已問其所以稽覈之者曰給銀有限倒斃







小	則	草	菜	大	則	則	榛	軍	不	在	運	即	在	進	以	是	子	粒	不	收	屯	糧	不	納
有	司	代	庀	焦	心	束	手	漢	陽	江	公	荏	郡	高	未	尼	報	政	之	期	時	值	六	旱
民	炭	一	身	元	止	多	方	開	賑	乃	復	復	姓	公	日	軍	死	民	也	九	江	軍	雖	鄰
封	南	昌	軍	雖	者	會	猶	吾	軍	也	民	飽	而	軍	凱	吾	忍	乎	哉	於	是	詳	請	再
三	悉	諸	告	於	撫	軍	親	持	其	屯	為	之	太	息	劉	切	具	疏	上	得	請	九	江	
衛	額	屯	銀	一	萬	一	千	七	百	七	十	兩	有	零	計	免	二	千	六	百	六	十	兩	有
本	南	昌	衛	額	屯	銀	一	萬	二	千	六	百	八	十	兩	有	零	計	免	一	千	四	百	四
十	兩	有	零	合	計	且	免	四	千	百	兩	餘	蓋	軍	不	回	德	首	邱	而	歸	屯	農	
無	虞	思	原	田	而	終	故	官	鮮	累	邱	其	政	而	有	年	三	喜	備	興	三	病	成	屏
則	非	微	在	今	日	足	額	不	在	將	來	乎	仁	人	之	愛	其	利	溥	矣	公	之	最	款
軍	民	歌	頌	者	自	應	更	作	余	操	其	閑	於	屯	者	節	以	一	惠	云	耳			

江右定變記畧

清 周龍藻

商邱宋公初奉巡撫江西之命期至江寧疏請陞見迨舟泊龍江口語藉藉傳武昌兵叛幕客咸相謂曰陞見疏上得旨須一月可以從容俟楚事之定不必急行與其難公獨毅然曰江西與湖廣壤相錯無巡撫鎮壓地方變將生況大江咽喉在潯陽必速發兵扼守庶足資楚師之應援我豈以畏避貽天子憂立命放舟行抵天門山守弁出迎以皖撫所下檄視公知叛首為我兵夏逢龍且言斬黃諸城俱陷賊矣當是時上流避兵小船數千蔽江而下無一人敢西行者獨公乘兩宮舫造發苦鬪風力牽挽日不能數十里六月初十日抵安慶適遇天反風兩晝夜達湖口縣關使某出迎極言九江多警勢恐不可支公笑曰吾在君無過憂故事巡撫履任關防王命旗牌俱集湖口以待乃公至而吏卒闐然人疑者會且變公曰此必慮都陽湖險閣或有奸細窺伺其間故慎重不遠來耳保無他俄而一吏至如公言分巡饒九南道僉事朱尚隆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來迎公詰以九江事云省中遣遊擊陳化龍協同副將王昶出師而藉口無餉逗留不發不能無憂公曰師行餉從此定理也彼以無餉不發苟與以餉當無辭立撥取湖口庫銀一千兩俾尚隆連往諭之事乃濟時舟阻石鐘山距省尚遠中隔大湖非便風不得行公禱于神風立轉瞬息抵吳城接受關防旗牌以是月十九日入撫署公首以兵為重與藩臬道府議招募卒擇其尤壯健者得五百人出已俸養之顧人尚恟恟多懼有以追還諸紳士及禁婦女出城告者曰此不足以靖變而益之變也公以鎮靜安衆心而紀律嚴明每日暮命標弁赴軍門請號徹夜徼巡不絕奸徒無所容有以李美玉袁大相不執事來首者二允俱聞人充督標卒被裁聞逢龍叛謀起兵江西應之糾合黨與散而守帖衣白衣為號將於七月朔舉事先一日店戶呂瑞伯因旗牌官羅魁以首公計非密擒之不可游擊趙永吉甫以丁憂去任然其人謀勇足仗召之來告以故且詢其用卒幾何永吉曰勢迫不可用多人人多必

江西通志卷之八十一 雜錄 勳紙

泄願以家丁五人從足矣因命挾瑞伯乘夜往叩二允寓以有急求見二允不料事發露啓門永吉即突入揮袖中鐵椎斷其臂五人至遂擁以行其黨無知者公親鞠之二允直承不諱乃召總兵陳平布政使王業興等集撫署共議時平抱病噤不出一語業興以下俱股栗無人色爭以二允雖擒而黨與甚多恐一旦怨而思逞勸公緩其誅公曰聖天子威德布天下此小醜何足慮且彼黨雖多皆仲干允為盟主二允鉅將竄匿之不遑而敢更求逞哉遂升堂中軍遊擊詹英繫二允待命公再鞠之二允俯首甘受死但指陳總兵親隨某亦我黨時某手刀欲發公視之佯笑曰此逆渠求緩須臾死姑妄赦以待鞠彼乃總兵親隨人豈有是哉立請王命斬二允轅門外懸其頭章江廣潤二門并張信示曰倡亂者已誅餘並不問是日其黨方羣伺二允指揮忽聞軍門礮鳴二允頭已懸城上不知發露所自各驚駭而散江西自此帖然而楚城亦以無援敗矣公誅二允後間語陳平杖死其室并告以手刀故云



康熙十二年冬十月詔以王紫綬補江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贛南  
 道公汴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左春坊中允外補十一月抵任明年  
 正月十九公誕守令咸集忽傳鼓報吳三桂反罷酒謁總鎮劉進  
 賢曰吳逆搆亂此邦為閩粵咽喉賊所必爭且未知作何狀即知  
 可策其成敗劉曰試言之公曰舉大事必爭全勢關中彼分藩蕩  
 地形勝甲天下出不意由川蜀間道疾馳入關據之某某皆降將  
 必起而應之猝未易圖若憑巢穴計萬全稽之時日則大兵四集  
 堵截沿江要害能飛渡哉至若頓兵湖南師老財匱殄滅可計而  
 待也傾至出湖南劉曰公料敵如神賊不足平也自是虛衷商榷  
 情同昆弟一日語劉曰嶺北界三省前朝設軍門彈壓今多事公  
 雖有大畧如權輕何復設巡撫是今日第一要着爰削牘陳利害

五九

廷議以江西巡撫移駐贛時尚無烽火之驚公整飭吏治和輯士  
 民葺康泉書院仿王文成遺教而修行之聞風來者皆虛懷延接  
 甯都有三魏先生布衣抗節公造廬訂交十四年春閩逆將掠甯  
 都石城山賊蜂起倡團練法人自為戰家自為守土寇始不能  
 逞冬劉總鎮為馬嘔背傷重殞田中軍吳參將相繼歿擢隨征奪  
 蘭大哲爾肯為總兵左營周某為中軍周機警得士心意輕新鎮  
 巡撫白公色純憂懼亦卒十五年春二月吳逆偽將高得捷韓大  
 任由桂陽襲破吉安贛州戒嚴賊將致書說降公新來使上其書  
 既復差官陳琦唱以偽劄又手刃之時左營入謁屏左右曰今重  
 圍四合危如累卵此英傑識時務決去就之日也公答曰公儒將  
 識君臣大義當與城存亡耳周要之以餉乃議捐助括當商得金  
 俾之未幾粵東變至陷南安逼贛三十里而陣初贛孫延齡叛廣西



朝廷遣鎮南將軍舒頡移三軍與安遠公尚之信合兵進勦之信  
疑懼遂反自稱總統大將軍以嚴自明為先鋒逆擊鎮南兵長驅  
直抵南康賴兵望風股栗人情洶洶公登陴誓眾冒矢石擗火藥  
發礮擊賊十指盡腫三魏先生聞警來省公曰吾父以諸生罵閻  
賊死未知葬所今吾受天子命不能保封疆是不忠也奪先人名  
不孝也死無辭然有以累先生乃屬幼子郊於善伯使父事之變  
姓名為魏世隆以冰叔為師其弟和公潛住嵯峨寺將經紀後事  
時郊年十三中夜聞父母泣驚起問故公曰汝知我家住何地門  
何向曰知之又曰汝兄汝族若某某識之乎曰識之乃泣曰旦夕  
城破我不復換汝魏先生攜爾匿翠微峯頂亂定道通詣關白事  
耳時家人婦方葺履牖下百衲其襦與袴為走計聞公言即棄去  
於是內外莫不以義自奮雖重巖婢亦思捐軀殉主矣鎮南之兵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敗也惶遽欲入城閉門拒之鎮南怒公反覆激勸意乃解又獻破  
敵密計舉許臧許海上投誠所部海鬼能出沒波濤中故親寢鎮  
南曰若能破賊乎副都統蟒吉鬼方營公勉之曰將軍智勇  
譽久居此今日乃取富貴之秋也臥踴躍去與兄貞率五百人穴  
地出泗江半夜繞自明營後大呼殺入皆裸體輪刀勇猛無敵賊  
眾擾亂莫測所從來大潰奔嶠都統率滿兵逆擊復南安凡死守  
八十八日至是境內粗安鎮標列校以勦土寇為名擾村堡公白  
總鎮兵得戢議復秦和萬安秦和西北有螺山閩道連墨潭登舟  
可直抵南昌遂分兵進克二城路始通藩司解餉至發附近倉穀  
濟軍煮粥賑難民全活無算三年來焦心勞思鬚髮盡白日兩餐  
脫粟苦菜而已會新撫佟公國棟至嘉公守城功寄以心幣旋以  
秩滿推陞浙江糧儲道布政使參政是為十五年十一月也郡民



趙撫轅顛請留任撫軍以為積勞之後宜得便地稍休聽赴新任  
民號汪祖送勒石頌功德見者欣慕謂可與文成後先濟美云公  
字金章號夢航紫綬其諱也

年志云其志出為南十餘年時汀吉不靖官兵道類供德無  
履於十二年出為南十餘年時汀吉不靖官兵道類供德無  
虛日紫綬出意張其大帥務以全活良善於五十二年相  
披屯練諸法標張其大帥務以全活良善於五十二年相  
距未遠若果功業彪炳何至存以俟考此為乃其幼子即而  
撰一家之言本不足徵信姑存以俟考此為乃其幼子即而

督師吳公平定三巢紀畧  
清徐上

平洲後四十餘年吳公有朋復勦平三巢之亂三巢者賴清規據  
下歷謝允樟據高砂皆龍南境內與和平岑岡賊李文彪並負固  
相犄角出沒龍信安遠諸邑界劫掠為害而下歷特雄狡按清規  
本色人嘗從征洲錄其功為縣里老曾有吏求貨捕之急因遁逃  
拒命初起橫江後轉入下歷保哨頑獷之徒營穴窟其地皆重

卷之六十一

蠻峭嶺阮峒幽阻林菁深密可扼險以守尤峻絕處曰銅鼓嶂宋  
儂智高所踞以起事也清規有機警家故多賢素以善處事能得  
衆心諸為所脅從者甚眾信豐則圍魚涇膠安遠則大小石伯洪  
均被陷沒數與李文彪等越境剽殺攻破官軍縣邑荼毒無厭時  
嶺北多故葉槐作亂安遠文彪亦圍龍南大肆焚掠而饒平賊張  
璉潘顛賴南泰和等縣戕憲臣刺守弁狂逞不制度院周公滿以

憂致疾使節數易楊公伊志遂坐罷至陸中至穩會四省之兵僅  
乃克之及公之初臨外征岳克內剽程鄉始與諸山寇單與旁午  
未得一矢加遺以是清規愈跳梁無忌然公志除殘賊以參政李  
公佑嘗入高砂岑岡巢宣諭可任用先事與之時親身簡將士期  
必殄滅嘉靖四十五年疏請出師既得請進勦下歷適黃太守宸  
乞往撫清規果懼謀聽命公謂賊反側終不可救宜乘其懈急擊







清

重建架閣庫藏文量冊籍記

清梁奇

先王建國若民則壞成賦以是國用以阜兆民非細故也蓋天下  
 之大命在是矣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而其籍清  
 而藏之有其所然後朝廷有一成之則小民有畫一之供吏胥無  
 所施其奸而上與下乃相安於至治東汝自曰川諸侯始清文量  
 厥後亦屢變丈之矣然久之司畜籍者或前後異人籍之存者或  
 散逸或為風雨毀燬或去之而無從稽更有無大而輸虛稅有田  
 而無賦賦而虛耗逃地微輸適負而莫問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  
 足怪者此丈量之所不可已而冊籍之所以必珍而藏也靖臣李  
 侯自下車來兩度修飭而於丈量尤謂國家當務之急於是精思  
 竭力分任百役執事維命都總區長合各都區之田地山瘠而丈

六三

之條約詳明紀律俱備始於順治己未成於己亥之秋先化邑吉  
 竣刊刻成書以上天子而留其副本以存架閣間有前此焉土有  
 擅者無之矣間有前此有田無糧者無之矣間有前此出入於奸  
 民猾胥之手者無之矣畜籍炳烺微輸畫一可已矣而又何事乎  
 然猶未也而必計乎冊籍之藏有其所而去之不可也維時鳩工  
 庀材於縣治東前所藏文量冊籍之故址為度三楹以藏今冊計  
 自天字號始至籌字號及縣字號共四百二十九部篇之曰架閣  
 之庫使夫守之者與觀之者觀斯庫而知此藏冊也聞天子之所  
 齊戒而敬受而兆民之所恃賴而不敢奸者也畜籍雖明得藏之  
 而益固是不可以無計也予因為之述其本末而記之



記呂尚義破賊事

李紱

呂尚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  
 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尚老則亡為盜賊剽劫  
 村莊人莫敢居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尚義與妻俱  
 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  
 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尚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猴  
 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破過大庾嶺倡言將往南  
 源殺尚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賴鎮楊鈞隨二守  
 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為尚義擊敗竄匿山谷矣  
 時尚義妻已沒一女亦能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  
 匿山谷者尚未散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尚義慨然前行  
 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尚義鷹目洞微見遠芳草中有伏賊百  
 步外能見之發鎗即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  
 得砂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尚瑛召尚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

六四

為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  
 尚義所在不敢犯也尚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  
 縣官長為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帶南源一帶吾  
 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  
 至即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  
 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鍾賢為南安守子兆龍親見其事  
 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為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孤矢  
 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既接則有以氣與力為強弱者自明之初  
 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為軍中無敵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  
 氣為獲之力一為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  
 貴勇技不精則心手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  
 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為敵用若呂尚義父女二人為鎗可  
 連環不絕技既益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



紀

恩書事

清 李 蘭

尊老重農王政首務三代漢唐之盛經史所書概有明效我朝  
 鴻庥景運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海內乂安寶度越前代民生其  
 間每多上壽如雍正八年九年合江省旌表百歲之老人新建  
 縣民朱元域臨川縣民馮元一馮騰萬邱坤伯金谿縣民陳惟  
 敬新城縣民張達宇涂愛吾涂愛已涂時信南豐縣民蕭繼峯  
 廣昌縣民饒思誠浮梁縣民鮑時卿十二人或萃之一邑或萃  
 之一家視康熙五十九年所報且倍焉足稱人瑞益徵  
 國家德澤濡涵太和期洽盛而愈盛

皇上更推恩百歲以下年臻耆耄者悉予冠帶又雍正二年奉文  
 各州縣歲舉老農一人  
 賜以八品冠帶七年定例每三年一舉務求敦本質實積年力田  
 之良民膺茲榮秩服田力穡之效敬老尚齒之風民生于今已

志雅堂稿

六五頁

遊時雍風動之世矣

恩蠲吉水縣荒賦紀事

清 李振裕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旱  
 奏請蠲恤者章朝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膜視斯民之疾苦而  
 罔念也乃用張御史冲翼疏特飭各直省督撫徧詢地方敝壞  
 與守令從無陞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則巡撫副  
 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捷督糧參政韓公廷芝皆勞心民  
 事惟恐後於是照文事理以檄下十三郡取地方疾苦狀使經  
 於道吉郡則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吉邑賦獨重而荒賢倍  
 於他邑維時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吉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  
 徙益以災侵游殍其不能有其朝夕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  
 切直陳而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率前匍集中丞轅門下數千  
 人號泣聲動地巡撫董公憫然俯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知之



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繕疏為爾百姓請命。且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其時並死者，則寧州上高廬陵而呼籲。迫切足動聽聞者，則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實。時康熙十一年七月也。赤地流金，火雲四塞。巡撫董公乃却騶從，罷郊迎，裹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織悉不取。於有司，露蓋單騎，數百里披荆杞，宿蒿萊，與鵠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不自覺其汗濡涕洟之承睫也。疏上，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懸銀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米七千餘石，不徵於歲，誠曠世之殊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聖天子恤下之仁，感巡撫都御史而下為民懸息之德，而邑令王公雅為之宣。上德意發為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紳士以及窮陬僻谷無遠邇之人，羣而和之，數十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大學博物館  
稿紙

天子仁聖聰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納諫，中外晏然。凡四海九州風雨霜露之所霑被，無有一夫不革心向化者。誠朝廷極治之時哉。乃一旦頒明詔，普湛恩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於吉州為屬，太守郭公又賢也。郡於江省為屬，布政劉公擢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飢溺由己之懷，體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思不永者，未之有也。於戲，吉之民何幸哉。況余草土餘生，身際其會，獲隨諸父老子弟後，沐浩蕩之恩，以詩頌聖主宵旰勤民之政，而周覽山川原隰，詠都御史及諸大夫之愷澤，不既休與。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韓愈曰：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則余三復斯言，凡以為天下告也。



清

樹清堂書匾額恭記

清

李振裕

御書匾額恭記欽惟我皇上聖學高深卓越萬古宸章寶翰尤應

代帝王所不能及至鍾王虞褚輩僅堪承蓋扶輪皇我唐我天地

昭而星辰列也臣振裕辱被恩施高韻橫幅挂幅三句寵眷榮威

已極康熙四十一年四月九日閣部諸臣之請為書堂額臣先入原

兵部左侍郎元鼎嘗顏樹清堂三字於里台私第臣錄奏陳乞於

初六日命近侍捧出賜臣瞻仰之際伏覩天章雲漢光燭九霄蛟

龍岌岌鸞鷲風軒翥鉤環珥抱燕鎮山安拜渥自天感恩無地謹裝

潢真蹟秘藏匿衍雕鐫填本煥耀棟題列今善手鈎臨刻諸琬碑

傳之永久臣於是舉而歎我皇上之聖德至矣極矣救命惟獎日

是勤政而宮庭稍假必先翰墨見依仁游藝之學焉太陽朗照體

不

三

高標清而仰承末光軼塵慶富示章天作人之化鳥情懸於畫接

恩隆於下逮報無涓埃錫逾山岳如春風湛露及物而不自知似

家人父子一體而無隔膜煌煌美善具茲鬱鬱三六字中矣倚欵

或哉抑臣固是而自警也古人云樹德莫如滋先人既取以名堂

今者又拜賜奎藻奉為諱訓則夫宰主之恪共居官之廉慎以勤

莅事以寬教教體聖慈而惠百姓貽清節以安子孫用以稍復其

生初之固有者敢不勉自砥礪植其根而培其本濡以澤而沃以

膏哉臣無世之至榮夙夜彌滋惕矣



長龍司移駐江頭記

清范泰恒

王文成公平鞏寇，割大庾上猶南康地為崇義縣，設三巡檢，佐其事。改過準司，駐上保司，駐上保，移龍廠司，遷鼎都長龍司，則移尚德里之江頭，量地遠近，控扼險要，制甚善也。其後江頭水壞，司署仍移署長龍，去縣六十里而近，又無山溪之隔，而江頭逾越上猶，去崇義一百六十里，北界吉安之龍泉，東西南界南康上猶，孤懸一隅，無官以治。平日既無以資彈壓，不幸有事，又苦鞭長莫及。及事過官摘，後來者不見有事之艱也。因循怠忽，一仍其舊，吏自貽戚耳。豈設官之初意哉？乾隆十八年冬，余蒞崇，逾年六月，謁大

中丞胡公，面陳長龍宣復舊治狀。公曰：可。乃具公牘，自下上達。內部定議，乃移之。其長龍舊署，則為巡檢，巡察休息地。官不盈而事就理，宜今非泥古也。上保司因上猶奸民作，移金坑，復往來，過準以稽貿，違者仍舊為使，而長龍司則非倫矣。且夫遷就補苴，特織悉之謀，非地方長久也。南安控江西上游，崇義尤稱天險，明正

江西省通志

卷八

德間四海非有土崩之勢，而謝志珊藍天鳳長北竊據，擾及三省。豈獨其人無良哉？抑形勢使然也。且地無大小，犬牙相錯，誠有之。遙制則未聞，當日者平寇設縣，湊泊相成，致祥或未之及。割南康尚德屬崇義，而尚德近上猶，不接崇義也。上猶之營前信地等隘，與崇義壤相接，去上猶遠，不如尚德里較近也。移尚德屬上猶，而營前等隘移屬崇義，民不改聚地，適相當，遷長龍移上保，均無庸此紛紛矣。又當日設縣於橫水，令治之，平桶岡，設茶寮隘，兵守之。事過時易，移隘兵於文英鎮，以都司縣治，駐把總，而桶岡則缺如。夫都司鎮文英，宜也。桶岡前鎖匙籠，後通范陽大山，天險猶昔也。又朱廣山界桂東，防閑尤要，以都司鎮文英，扼桂陽，桶岡增置千總，扼桂東，與縣治把總為鼎足形，遠近相屬，聲勢相援，文官易治，其民而武亦不弛其備。遂崇義長久計也。因移長龍，並記之。



太守江公清蠲荒屯記

清 黃雲師

江郡壤地不亞大府以三衛錯置故軍屯居民田之半民田經凋  
 殘土未盡墾而軍屯視民田尤其故云何往者戶一軍予屯一分  
 今一軍至占二三十屯而貧羸之軍守一屯或近水崩陷或居遠  
 地難自耕以食歲中收糧甲長率合軍尋佃佃不支輒竄去如沈  
 疴以免脫為幸故屯之荒者其軍率貧羸即徵糧無從出然荒糧  
 非恩詔不可蠲主者亟考成按籍而徵并老荒久在開除亦追呼  
 不少貸刑繁而軍益流竄隣佃畏及率獸駭遠去其勢非盡荒不  
 止太守精川江公甫下車即深燭其弊首為衛人請命於臺念歲  
 一請蠲曷若一請而永蠲之利也永蠲必清屯清屯必履畝臺使  
 者是其議入告旋得俞時方初秋溽炎正烈臺使者經騎下郡公  
 下五色裹楫擔襆行赤日中雖山陬水涯屯之所經亦騎行按視  
 人不知擾而公不言疲既閱實得荒屯畝若干永著為令是時新  
 經旱魃瘡痍未復人心皇皇念旦晚徵荒且至一聞今下不覺歡

江兩省通志卷之...

不九

呼哉道咸首額祝公為自我天覆焉或曰是舉也公實請之然請  
 之而臺端弗聽可若何則臺端之謂也代衛人固渴人也近者如  
 親先頌其近者已矣或又曰是舉也省刑一也無苛徵二也為邑  
 者易考成三也因蠲而人益墾土四也行一物而四善備我公之  
 功偉矣哉且蠲荒之功與救荒等况救荒在一時蠲荒在百世乎  
 子記之蓋衛人不敢忘公之德並欲使後之帶徵屯賦者知去累  
 有自云



文學范子金揖黃子而語曰江衛之積為飛輓瘁者子亦既聞之矣雖然漕為甚其次莫如蘆往者官以軍為泰而已其越諸軍為肉而已其祖諸漕蘆交征散散焉如身資疥癩而為以蠅虺之螫衛於是益重困蒲陽方公司馬是邦念漕非閭請不得行蘆政柄可操集苑療枯其奚委不力起一年而章程告登蓋司馬之功於江衛甚大文貞石其曷可辭黃子曰子聞如何范子正襟颺言曰賦以蘆名者何所取之取蘆洲也蘆以洲賦者何所取之取諸丁也取諸洲故衛雖在潯而洲特錯出于星子黃梅宿松三邑且水能吐洲而生亦能食洲而沒也取諸丁則向之碩大繁熙者浸假而齒瘥札之矣浸假而戈鋌札之矣故曰洲如痰注于此則消于彼丁如粟叢于夏亦零于秋夫洲沒而賦存丁沒而賦仍存于是課有程歲不得不僉一軍任領微事即所沒洲丁之課率責是取盈焉嗟呼軍有稍足自贍者既已起供漕事其所存需次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錄

丁又歲僉一人而界以七百餘鎰之責誰為為之夫何使衛人至此極也不寧惟是責之重則其避之也難則其謀所以避也必力隱顯縱橫權歸胥職充役者率錙錄下戶往往徇以身命蔓連株桔轉相償累而差檄未已故僉收蘆賦禍速且大尤烈于輓漕司馬則曰予在此敢使衛無鳩乎歲僉可禁差催可裁獨洲丁兩沒之程顧安所及額錢糧蜜也一滴恒甜司馬乃捐洋百金不恤佃公田八百二十三畝有奇計賦歲入首納屯糧次補沒課於是典收賠累之害一旦霍然如沈疴去體而且清屯冊察戶口立滾單編甲流徵咸輸將恐後又虞其事久而減漸患乾沒也總稔公移著為令蓋其經畫蘆政亦可謂內彈厥心而外無遺力者矣今夫事之至難為者不必其一人為之也一人而為一事不十年而事咸克舉矣若曰事至難也我力不能為言力能為矣又曰我有待不暇為或暇為矣又委之後人且不肯為則是終其身無可為之事也如司馬者豈易得乎豈易得乎黃子聞其言而避之且喟然



太息用次其語俾志士石司馬名從吉疏迪菴福達莆田人倅吾  
得有惠譽見諸虛政者其大端云

免採崇義柵木記

清范泰恒

乾隆二十一年冬巡憲董公甫下車咨所屬地方利弊事恒以崇  
義採楠木維艱告公曰此地方大累也明年免採二十三年巡視  
章水道崇義親見山峻路險距河又遠復檄曰永免採其著之冊  
邑士民歡欣感戴一日而遍七里先是巡憲歲製貢箱用雜木取  
辦賴屬乾隆九年崇前令呈送水楠木八段遂沿為例每歲兩取  
始近猶足辦其後採盡尋之山歲久山亦少道更難運而歲取猶  
如常或不足額間以他木進屢取換終不中用民徒勞而事鮮克  
濟至近日益甚矣恒始蒞茲邑即請命前憲徐公會運去不果繼  
復請福公亦以去速不果行今憲董公仁心為質視民如子自宰  
牧吾鄉河南北及守浙江江西數大部以至今職二十年如一日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七一頁

聞恒言楠木事即慨然曰此吾志也非君言吾未有不計者初免  
一年復永免且著之書蓋公之俯恤民隱惟恐有傷固如此其至  
也百姓既不能忘公德且恐策久或忘蒞茲邑者或採取如故非  
勤貞珉何以綿公德於永久夫我公巡視三府一州數十縣肅吏  
誠民育士惠商三年來未易更僕數也區區一邑一事之惠足為  
公誌耶雖然坐井觀天戴天則一崇人之志則矣爰拂石而記  
其事

景德鎮新建廣濟堂記

清謝吳

景德江右一巨鎮也赫於海邑崇陶制器利用遍於天下四方遠  
近其技能以食力者趨走如鶩顧有壯鬻其技而垂老無依者  
有偶嬰疾灼口不能喻起羸疲困就黎火所者其地偏其人稠其  
商賈萃焉就店連棟錫珠計數過若病者不能執業輒屏棄之  
平時曾寄其力亦更之或恤嗟此為黎故土既已無歸莫鄉之







宋

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竭，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取，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

江西臨川李氏山房藏書記

三頁

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衰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禘，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東林寺藏經記

宋 黃庭堅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天相國寺星居院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接棟寄欄市井犬牙庖煙相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區以其六為律院以其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可任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為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者皆盡心力為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閒為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記最後度為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真徒永邦來乞予記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七四 頁

予見邦之為藏經其物材無苦調護墨工是正版藉積書如山盡力則外憂而不來用智則物稍而不靡才力與力物歸之無極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陞震風薄木龍鳴於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故萃乎予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真其妙處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邪子勉之藏成予為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沒總公之世而經續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桷鑿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六乞士發心猛烈殆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邦有勛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為廣夏百區何其易也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乎抑初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



度之世者，雖總公亦不得赫而有之邪。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年，而棲遯蓬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三界一切法，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在彼邪。

廣壽禪院經藏記

宋 陸 游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為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為輪藏，予之始至也，則此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匝，輪未敷，度非數十寒暑未易成也。不一年，其宇耽耽，其匾職職，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巧，而守璞儼然燕坐，為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問，不至丈室，若無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命詣行在所，守璞乃礮石乞予為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為浮屠氏，祝髮衲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而可以為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為奉也，無鞭笞刀鋸，固圜垣，指一夫金錢，索帛爵秩，祿位以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七五 頁

為刑且賞也。其舉重宜若甚難，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堅壯百年累世之迹，予竊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玩歲愒日，事功弗昭，又遭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誌其請，乃具載語守璞者，以屬吾黨云。

劉氏墨莊記

宋 朱 熹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於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得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



書郎徐公菀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幸  
 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培益僅不失墜以至於今然清之竊  
 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  
 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  
 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  
 之訓甚大惠也喜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  
 自國初為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  
 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為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  
 度越眾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說去五  
 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  
 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敘  
 次之如此嗚呼非其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書畫博物館  
 編印

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往有過劉  
 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士之所出廬  
 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勤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  
 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  
 祕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於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  
 孫也諱某字某官某至某任既不措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  
 薰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  
 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  
 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

儲書記

明李洙

國家興學右文儲才翼治爰頒景書編於黌宮當嘉靖丙辰洪  
 為災及先師廟羣書遂亡又二十年觀我蕭先生銜命來教茲邑



慨然有感為之購求書以復完多士乃謂涑記之涑惟人心神明  
眾理畢具以宰羣動天則自見是故孺子入井惻隱勃然呼爾蹴  
爾不屑不受彼非意之也卒感之而真心見也濟惡者悖之襲義  
者似之其以離真心而違天則一矣至聖巨儒每揭要領著之於  
書書也者以識其心之自然純粹而至善者也學者味其詞反之  
躬本斯心之天則以酬酢於事為其式於古訓或離經叛道與否  
皆莫逃吾神明之府此而默識而體認之將至善於是乎在而施  
之家國天下何弗宜矣自來書不觀者鄙其明稽古高榮者陋於  
識薄六經為註腳者鄙於禪讀書而不識字者悖其本以概乎  
識畜德之旨遠矣先生之據鼻比也循循乎日有造於多士綜其  
大指毋能廢書書之儲則教多士於無窮也宣尼至聖韋編三絕  
遊其門而誦法者宜何如也考亭氏之言曰讀書之法貴乎循序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新博物館  
稿紙

致精其本在於居敬而持志他日又曰研精覃思究其所難知平  
心易氣聽其所自得嗚呼盡矣昔王仲任家貧無書乃之京師市  
中借讀而關德潤遂從人錄寫冀得誦習彼其勤苦嗜學若是蕭  
先生之儲書富矣多士誠無復王闢兩君之恨第由考亭語博觀  
宏覽而務自考於躬行不外人倫日用之常識取本心以無違其  
天則聞見之多非以濟其惡也考索之勤非以襲其跡也斯謂以  
我觀書隨處得益將處焉修先聖之業於不墜而為世真儒出而  
楨幹王國為元元倚辨天命而於世稱真士大夫矣國家興學儲  
才與蕭先生惓惓儲書本指固在於此先生名廷對泰和人鄉進  
士今為國子助教在寧時雅意興起人文置祭器周貧士諸懿行  
甚具非直儲書已也



萬曆戊子秋予寓故人張伯輔處之太平山太平庵時有客僧可  
 先者姑蘇戴氏子也機鋒警敏宗教條達庵僧遠延之來將取  
 元日於登壇說法六時焚誦之餘得與跏趺而語語次及田邨契  
 真寺有佛名經甚異云侍者某甲云寺災此經飛入儲潭有直指  
 使者夜見舟底火光知為寶氣命泅者得之初將謂碑久視之為  
 此經也仍送歸寺寶藏之某甲云無何聞於甯邨亟索去邨有夢  
 警仍歸寺中某甲云傳說言有十八儒生投宿於寺次早鑰開而  
 諸儒滅影惟此經燦然在屋遂稱為十八羅漢所書某甲云昔里  
 中兩少年寄住寺寮久之翦去此經首尾序文梵史參悟有得因  
 棄家去莫知所終四者不齊要皆傳會而神其說者明日顧朝肅  
 使君枉駕山中因語其異欲往就觀使君以舟車至齋沐將發適  
 徂者復得不堪登汎使君趣遣取經往回水陸二百餘里故行之  
 日田邨遠近少長望寺閣上有五色瑞光寺僧不之覺也明日田

江陰省通志館稿紙

邨之苾芻尼鄒浦索迦鄒浦斯迦長者長者子善知識大眾人等  
 擁護經來予得掩關偏睹焉經十八卷載諸佛名一萬五千次豎  
 發露文次豎發願文首無序文尾無迴向其翦去首尾之說或有  
 之矣書法全用徧鋒是前代藏經之墨派也墨氣黝厚非李廷珪  
 之煙不能紙茶燻色其表裏厚薄與經紙同無金粟山福壽院勾  
 當賜紫諸印記其文為三藏菩提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  
 第譯流支天竺人也經必藏經中之一支耳首云華作劫一億百  
 千萬佛今之學人惟知過去莊嚴劫見在賢劫內有七佛二十八  
 祖七佛二十八祖之外無別焉豈不七佛之上有萬五千佛萬五  
 千佛上有一億百千萬佛邪學人於此得毋豹窺蠡測之嘆哉藏  
 經寺中不計夏臘凡幾計每歲田邨緇素有禱則焚香瞻禮雨則  
 雨暘則暘有疾苦者迎請至宅可以鎮惡應如影響一方賴之予  
 因次其遺者至今靈瑞之蹟以歸田邨緇素奉之為保障焉且云  
 已新一開請予題其序曰瑞經錄其言為瑞經記云



應夢羅漢記

宋謝

逸臨川

顯謨閣侍制朱公治撫之二年，北景德律寺為叢林教請真淨法子惠洪，委以禪席。余嘗與惠洪周覽寺中，得古畫一束於敗壁之下，展而視之，乃十八大阿羅漢也。然云其一焉，是為第五喏矩羅尊者。洪作詩嘲之曰：知他何處選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後兩月，武雄副指揮使杜益之女夢一老僧入其室，杜氏曰：此軍營也。僧胡為乎來哉？僧曰：我非凡僧也，乃北景德羅漢耳。今失其侶，煩迺翁為我尋之。杜氏覺而診其夢，益恍然不知何等語也。後數日，益與其女過旁舍，見坐閒有畫古羅漢女，驚曰：此夢中所見老僧也。益得之以示洪，洪笑曰：吾詩所謂不見雲堂第五尊，汝何拾得之哉？益悲喜再拜，為言其事。又施財裝飾，乃新其閣而居之。嗚呼！異哉！彼羅漢者，棄於敗壁之下久矣，不示現於伽藍而示現於軍營，不託夢於比丘而託夢於女子，果何謂哉？豈非羅漢願力深重，閱茲卒伍，流浪苦海，貪怖生死，業障纏縛，無解脫期，所以示現於

軍營而託夢於女子也，豈徒然哉。



宋

蓮社圖記

宋

李冲元

龍眠李伯時為余作蓮社十八賢造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  
 門慧遠初為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迺與其弟慧持俱  
 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慧永先居香谷遠欲駐錫是山  
 一夕山神見夢檣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旦地皆坦夷材  
 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為師建寺是為東林因號其殿  
 為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  
 炳張詮張野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舍祿來依遠師復有沙門  
 道曇曇常惠嚴曇說道敬道生曇順凡七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  
 羅佛馱邪舍二尊者相結為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  
 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為開池植白蓮

江西通志雜錄

卷

八頁

宋預淨社遠師以其心雜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歸崇里每來社  
 中或時緣至便攬眉而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修靜居  
 簡寂觀亦嘗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  
 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  
 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  
 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雜去還來者皆其事也  
 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沆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  
 又縈而上石巖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植白蓮華巖之旁有石梯  
 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橫為長雲蔽覆樹腰巖頂其  
 奇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流貫  
 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激浪者虎溪也巖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  
 人登巖出半身者宗炳也一人踞牀凭几揮塵而講說者道生也



也	周	而	器	鐵	慧	也	人	義	後	牀	一
一	續	歌	又	向	永	一	手	者	童	下	人
人	之	吟	一	爐	也	人	開	五	子	者	持
舉	也	者	巖	而	一	迴	經	人	一	道	羽
如	臨	曇	中	吹	人	坐	軸	石	舒	敬	扇
意	溪	常	有	一	捧	拱	倚	上	足	也	目
據	耦	也	文	人	經	手	石	列	搔	一	注
膝	坐	一	殊	俯	笈	傍	而	香	首	人	懸
而	者	人	金	爐	與	視	迴	爐	有	相	猿
坐	二	坐	像	而	童	而	視	筆	倦	向	而
者	人	而	環	方	子	沈	者	硯	聽	坐	意
邪	皆	擎	坐	烹	持	思	張	之	之	者	在
舍	梵	拳	其	捧	如	者	詮	具	意	曇	深
也	僧	者	下	茶	意	慧	也	一	蓮	詵	聽
童	一	道	為	盤	立	持	一	人	池	也	者
子	人	昌	佛	而	其	也	人	凭	之	一	雷
一	袒	也	事	立	後	一	正	石	上	人	次
卷	肩	一	者	者	又	人	坐	而	環	執	宗
髮	持	人	三	一	童	持	俯	坐	石	經	也
胡	短	執	人	傍	子	如	而	者	臺	卷	一
面	錫	經	一	有	跪	意	閱	劉	坐	跪	人
持	者	卷	人	石	而	而	經	程	而	聽	合
羽	跋	而	執	置	司	指	者	之	箋	于	掌
扇	陀	坐	爐	茶	火	經	慮	也	經	其	生
立	羅	者	跪		持	者	一		校	於	

江西通志雜錄

卷

八頁

其	而	捕	明	後	貝	凡	落	揮	意	之
後	笑	地	有	者	葉	為	泉	塵	審	庭
一	者	翁	足	若	騎	人	石	而	諦	梵
人	遠	也	疾	甘	而	三	秀	談	而	唄
露	公	童	嘗	負	方	十	潤	者	冥	者
頂	送	子	以	而	來	有	追	如	冥	如
坦	陸	負	竹	忘	者	八	千	欲	沈	欲
腹	道	杖	籃	倦	謝	焉	載	懸	思	轉
仰	士	卻	為	蓋	靈	一	於	河	者	喉
視	過	立	與	門	運	猿	筆	吐	如	鼓
懸	虎	而	其	人	也	一	下	屑	欲	舌
泉	溪	侍	子	與	旁	鹿	畫	肆	鈎	而
坐	也	一	與	其	一	一	羣	辯	深	有
而	一	人	門	子	人	器	賢	而	味	雲
濯	人	乘	生	也	持	用	於	未	遠	雷
足	貌	藍	肩	童	曲	草	掌	停	叩	之
者	怪	輿	之	子	笠	木	中	默	依	響
張	雄	者	前	負	童	不	開	而	關	與
野	視	淵	有	酒	子	復	圖	聽	宅	潮
也	捉	明	僧	瓢	負	以	恍	者	靈	海
童	贖	之	與	從	簾	數	然	如	府	之
子	瓶	回	道	之	前	計	若	欲	而	聲
持	而	去	士	一	騎	人	與	屏	遊	行
巾	立	也	相	人	而	物	之	息	恍	往
立	捉	淵	捉	持	行	灑	接	杜	忽	來







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雨，不吾憫爾矣。雖雨，才沾足，疏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麥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麥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惟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麥，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秦龍僧某，守忠其幻，結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秀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社。子後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匡山有神童峯，方仲永者，登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閱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善遠先生于太原僧舍，猶應劫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蛇奔抓，時出草。

間蓋畏涂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涵谷，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源山麓，三乙廿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請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窗正面，請畫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以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絃，獨以先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奕具耳。蜀詔蜀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為作雲林圖。道士方壺子亦愛余山，三幽僻，聚為圖。張彥輔真人奉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為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于是有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為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為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樸已而乙，司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末







烈顯榮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使非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為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為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歷，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為益詳，未嘗不感憤興起。掩卷歎息，以為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之遺像，觀其面目，嚴冷生氣，肅然向之，感憤興起。掩卷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歎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以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與不存，嗟乎！彥章固為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談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為有人心哉。畫像為節某造，今歲泰氏家云。

樓賢寺羅漢圖記

清萬承蒼

方伯金公鐵山，少游匡廬而崇之，曰：吾他日必以名蹟酬山靈。後三十年，自河南觀察遷蘇州布政使，聞許虎頭者善畫山水人物，乃具千金裝，延之於官。六七年，作五百阿羅漢圖，二百幅，裝潢精妙。壯以八箱，買舟齋至南高，寫書。余兄元鎮求樓賢寺僧歸之時，士辰浴佛前一日，余兄至張於會城之佑清寺，遠近瞻禮者凡數萬人，皆歎曰：茲真以重山靈也。已，福廣五尺，長一丈四尺，有奇。法象大者高三四尺，小者可尺許。或援筆立成，或旬日乃寫一象。毛髮纖悉，皆且行坐笑語，雜出於山海木石魚龍鳥獸之間，變化無方。而端嚴清淨之心，繆予可想，非心契道妙者，無以罄其形容。而微方伯公之有得於道，亦安能注意於此。歷久而要其成也，入大爽論，程九十九億羅漢，十六大阿羅漢，眷屬自六百至十六百不等。惟第二尊者迦諾迦，伐蹉與眷屬五百阿羅漢，分住北方。故世稱五百羅漢，從其少者言之也。世尊言阿羅漢皆具三明六通八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四 清萬承蒼撰 精紙



公	然	宦	事	兄	則	之	可	可	勢	海	雖	律	解
之	歎	海	勢	每	事	險	以	也	所	之	萬	媿	脫
自	昔	風	所	言	至	阻	卻	夫	櫻	險	境	媿	等
作	邊	濤	摟	方	惶	蛇	三	人	由	阻	起	媿	無
寫	編	中	故	伯	惑	龍	軍	惟	此	以	滅	千	量
照	守	卒	能	公	震	百	其	自	觀	及	於	餘	功
也	長	之	以	器	於	怪	心	擾	之	蛇	前	言	德
豈	沙	履	其	宇	而	之	定	也	雖	龍	而	大	以
徒	務	險	身	端	不	出	故	而	謂	百	真	要	神
若	全	而	作	凝	能	沒	也	後	五	怪	者	先	通
坡	活	不	百	有	以	者	人	物	百	之	可	於	延
公	人	驚	姓	大	御	多	生	得	如	出	視	自	壽
玉	亦	任	無	臣	物	矣	歷	而	一	沒	為	其	量
帶	以	重	量	之	無	持	境	勝	羅	皆	幻	心	然
為	羅	而	福	度	以	愛	百	之	漢	所	幻	蓋	觀
山	漢	懼	田	為	得	惡	年	嬰	可	以	者	心	具
門	稱	此	而	政	子	動	交	兒	謂	狀	亦	定	德
佳	之	非	自	廉	變	於	遊	不	即	此	可	則	經
話	余	心	筮	明	化	中	仕	為	九	心	視	氣	所
而	謂	有	仕	簡	在	而	宦	虎	十	之	為	定	云
已	此	所	以	重	我	利	中	悖	億	寂	真	氣	少
哉	圖	得	來	卓	之	害	其	匹	羅	靜	故	定	會
余	殆	而	入	然	理	迫	為	夫	漢	不	夫	則	欲
兄	即	能	於	不	耳	於	山	之	亦	為	繪	神	能
固							海	勇	事	事	山	定	持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物類

宋文信國公真像記

清翁文綱

深於言道者，接於目，默契乎心。既以是圖歸，接賢寺僧三一復邦書京師，命承蒼曰：汝其記之。方伯公諱世揚，號鐵山，奉天鐵嶺人。嘗言欲買田匡麓，以膳山僧。今丁內艱，歸京師，異日必復成其志。作是圖者，浙人許從龍，因其善畫，咸目為虎頭云。

乾隆辛丑秋七月，戶部主事嘉善謝恒得文信國像一軸，搨本左丘書云：宋文信國公

真像。天啓元年五月，長洲沈學周順昌沐手敬題以示。方綱方綱歎為奇蹟。戶部遂以

見贈。然不敢奉於私室也。每思朋友人政，在於慶陵文氏祠，庶其妥倚。取一於懷者

五年矣。吉寧府志載王忠文文正公相畫像，記云：於吳中見之。今此軸有吳沈周忠介

題字，倪邦英中卒耶。昔范文正公嘗伯夷頌，以人為政，憾於卷次，題識諸人，駭若

或岐焉。若夫古之忠臣，道士畫像，彪炳於天壤，記之於亦止。景仰其人，而未有茲蘇







尋孔顏樂處論

昔周茂叔令二程尋孔顏樂處。程伯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於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他日論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曰：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論論飛躍活潑潑地曰：其要只在慎獨。論逝者如斯為道體。又曰：其要只在慎獨。於戲。周程尋樂之指，權衡於此矣。後世不察，玩弄光景，以求解脫其心，謂非全體放下，難語至樂。吾不知其所樂何事，而先問其所放下者何事。若以為聲色臭味安佚之好，誠欲放下為樂，而妄非堅苦動息，未有能全然放下者也。若以為視聽言動之禮，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可須臾離者，正真放下處，不得苟遂放下，則好惡失則而前後上下左右之矩，弗絮徒以逍遙物外，浮沈局內為高，推斯志也。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社稷顛覆不足戚，冠履倒置不足羞，青史昭譏，後

八

代責備，而謂賢者顧樂此乎。其或清夜內省，於幾自喪，其惻隱羞惡之本心，負影愧衾，覩顏視息，而又何樂焉。故知樂無定處，自慊即其處也。尋樂無定方，慎獨以求自慊，即其方也。此其說備於孟子。孟子之論樂曰：仰不愧，俯不作。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之所謂不愧不作，大學之所謂自慊也。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大學之所謂慎獨以誠意也。意之所慊，根於心，潤於身，以迄達於家國天下。今大身就聲嗜色，矢口任觸，非不樂已，而視聽言動之悖禮，則尤悔集焉。人雖至愚，未聞有樂。尤悔者也。今夫家國與天下，睚眦同羣，無上下前後左右之規，非不樂也。而老長孤夫所親愛，畏敬哀矜傲惰之立，辟一國作亂，天下為僇，人雖至不肖，未聞有樂。亂僇者也。然則尋樂處必遠，尤悔亂僇，遠尤悔亂僇，必本於慎獨以誠意。此其道如搏擊鼓，應不三髮夾者。古聖人兢兢業業，小



心昭事極之苦勞，鐵窮顛沛流離，而卒不忍，頽然自放，慰然愈疏。在旁觀以為人情難堪，而彼固甘心焉。凡以慎獨誠意而求為自慊之道也。自慊之不能，發惡惡以為好好也。周子中節之說，不能發怒哀，以為喜樂也。然則文王之赫怒，楚旅之憂，憂同樂也。弁之說，三而慕子之哭，回而慟，哀同樂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同樂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惡國樂也。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懼息邪說，懼固樂也。以怒哀憂懼惡為樂，則不可，而要之慎獨以求為自慊，則一也。苟為慎獨而樂，雖因心術慮見過內訟不失，作孔顏，猶系苟為非慎獨而樂，雖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不克作孔顏，罪人尚其濟諸。

與謝秋水書

癸巳夏日，晤彭躬庵。知江有秋水先生者，偶明正學，手援陷溺。

允

私心竊景慕之，不謂流光蹉跎，頃踰六祀，則某之過自暴棄，概可知已。今正得接高座蔡靜子兄咨決疑義，深為驚嘆。門下季通不知誰屬，而某仰此君謂道已西矣。談頃出先生所與躬庵二書，事理一貫，表裏洞達，自統公定性書後，無明快若斯者。某於此道無所窺，而屢戰屢蹶，志尚未已。每親同輩共證茲美，庶幾納身麻中，投奠芝房，聊資以自淑也。若時驚豪傑視此為迂贅，不中用之物，獨堪閉戶羅浮，與禪會任。神州陸沈，責將焉辭。某聞之，憮然竊謂陸何以沈，人心之邪淫為之也。心何以邪且淫，大道之晦墜為之也。辟彼渾濁，揚其流而汰之，無益也。不如進而濬源，辟彼莠苗，摘其菁而芟之，已後也。不如坐而擇種，夫此道則猶救世之種子源，泉耳。嘗從一名紳遊，勸之學道，曰：「已老。」某曰：「惟道可以傲耄。」曰：「多病。」某曰：「惟道可以已病。」曰：「事煩。」某曰：「惟道可以了事。」時直以臆對。未遑折衷，讀先生書，至問中物，忙中則無，山中物，世上則無，又安。



所云不可須臾離云云真曠若發蒙矣。暢滿身是病，滿腹是疑，幸與有道者居近世，同而不裏，糧就正視，彼十里命駕者何如？暢雖不肯，豈甘為呂安下親炙之願，冬以為酬，因辭子兄來附書不既。

與謝約齋書

即秋水

從躬庵篋頭得先生三月所賜書，箴誨懇到，知滯行情，切中膏肓。知先生憫惕垂危而施此瞑眩之劑也，感激涕零，昏問偶錄所見。達園就正，已恐啓旁人弊端，稿脫復焚，貴門靜子兄猶能言之。前月杪躬老行李音濶，念罷壯遊為訪行江，已訂薄後一日，偕查小蘇覓舟，會接躬老杖履，又復止，暢見聖不勇，胡曰由聖以此慚負。惆悵何已，暢生平愛讀大程書，而明道契繫為人無如識仁一章。其他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又云外面事不慮不知，只慮不見，自己皆重識仁也。微言既遠，不復知學者識仁用何服法，為用點識耶，抑兼用學識耶，抑默識耶，在多學裏無兩地頭耶，仁體事而無

江西督學博物館 講紙

不在外事之者，何等事得毋與是內非外相似，嘗做慈湖作反觀之學，頗覺求放心為切。一日過開先閣禪者答人問反觀曰：「某在死，水忽覺沫然後檢李延平默坐，登心體認天理語，又似覺彼看住此心，強制不動為死水，而體認天理即反觀謂之默識，乃更活潑也。未審是否，大率暢致知無素，強為揣度，雖時有不得同測，光影唯漏思付來人片語指示，庶幾併心一路不墜兩歧見也。先生洞若觀火，諒不吝此暗室之炬，暢將藉靜子面命為枕上耳提矣。身雖留病，而心否忌醫，幸先生重賜七發，以起沈疴，地厚天高，德何可喻，賑楮真切真切，時庚子初夏，暢頓首。

答謝秋水書三

今三月十日，蔡畏子來白石，奉到正月九日手勅，誘誨淳至，讀之潸然，不知此生何以幸同君子世，又不知何以自纏自縛，不一詞。君子面詩云：我之儀矣，自貽伊阻，其真為暢寫照耶。大學最難究。



竟誠究竟得則語益諸經勢如破竹揚頃來以身體之學無時無  
有物可拾陽明云意之所在必有其物竊欲補一語曰物之所觸  
必加之意庶幾常惺惺地隨動靜一切而劑之得所真大樂事自  
恨省克不勇終隔一膜然此箇塗轍見之或不差謬也先生允知  
允蹈所訂之義諫由明睿所照不做揣度即揚欲質疑請益亦不  
敢在尋行數墨間矣容春急友之難旬旬章門自度此舉不錯揭  
抱恨者不能愛人以德而反效兒女姑息態惡俗黃緣徒爾枉尋  
幾曾直尺彼旋作旋悔故以病證錄呈乃先生不痛加鍼砭而浮  
相唯諾何也豈揚悻悻之狀流播遠近先生意其名雖求齊而中  
實忌醫故望而反走若是果若是則病不可藥矣苟未至於不可  
藥則尚祈先生之鍼砭之也今歲舌耕本里有二生涪州廷昌  
人來此同學揚各令其記日錄隨所見揚過便書相望取覽得借  
以懲改殊有益也顧引火自煬何如暴背太陽就正之恨終耿耿

復約齋書

耳靜子閨室長飢救死不暇未便拉之同席乃其病不在好立名  
節正在欲立名節不得尚當遠煩提命毋令為門下周恭叔可也  
道義骨肉彼此同之故復及此不既

秋中得接五月廿八日書捧讀欣慰承詢及近讀何書工夫精進  
何似慚甚感甚書則無不讀而咀嚼處身失之疏性病卞急思以  
養氣藥之然工夫悠忽求艾不猛證尚恐未減耳得手初一語无  
骨疎然瀕月來頗覺指采信有道之言能起沈疴銘佩何極文莊  
因知記關二氏之學敬道德以一言曰見根深間蒂固敢揚伽以  
一言日見聞覺知皆發儒先所未發其他名言碩論莫逆於心者  
甚多一二疑處藉以就正先生謂宋明醇儒語未瑩處亦往往有  
之在人善讀揚甚服膺此言已立將書編焚之志後義矣獨揚聞  
禪一段智見謂智有大無地等語為先生所深疑不敢不更自罄



竭以需折衷來教謂以禪者為見智不是識禪未真乃是識智未  
真則且置禪而先辨智可乎來教本乾之真論智謂正而固者必  
是非合理始足當之而惕則謂是非合理乃發昏中節地頭而乾  
之真配冬藏則未發地頭也孟子明說是非是智之端若未發則  
是非未形靜正已耳禪家寂照無為亦似靜正但乾之靜正保合  
太和則天地生物之理森照於此合仁而言之也禪之靜正六用  
不行境智俱寂離仁而言之也朱子曰即心有知覺可以見仁之  
色乎智離仁說智則知覺之源既空其流亦空更無理可窮無是  
非可擇識也然彼非實無所見同揣億者惟其牽於實見之差自  
謂為本覺為正智故就其所見所詡論之曰智見謂智而實則其  
未識仁也識仁則是非之理自有不忍於不合者矣來教又云見  
智見仁秉氣之偏猶是見理釋氏只以空寂妙圓為究竟而視理  
為障豈得同科惕則若謂以理之中正言即大傳所稱見知者亦

九

務紙

未必能合若以理之偏言則淨知妙圓亦圓而神之理理固無乎  
不在也其以為障者正緣見圓而不見方凡物生之殊森然秩然  
而不容紊者皆見為礙而欲銷之入空也蓋仁者與物同體而釋  
氏知覺之心苟用返照不務格物譬若引鏡照鏡看家斯際徒自  
印其空明已耳鏡貴照物豈尚空明然即其所印之空明而言不  
可謂非鏡體程子又辟之管中窺天謂之知天則不可然不可謂  
管中所見之天非天也智見謂智亦若是則已矣至於釋氏之學  
有天無地及其至也無天無地亦只形容其虛而無實有圓無方  
四大假合又無方無實之一證爾既無方無實矣即所謂虛圓者  
究竟不是又豈學聖本天之旨可同日語哉倘有死認願更賜往  
復明辨自是分內事惕不敢不虛受也春間授徒五六人夏罷遊  
之坐匡谷踰月後疾歸比來以家政悉委子婦得閒居從容讀書  
養氣觀少進以不負諄誨至意因知記全本藏熊氏容假抄報



命揚書無咄稿欲取覓者便向躬翁索之或無嫌也時丙午九月  
謹復

與楊友石書

往潤未足論即今夏秋間凡三約晤矣平不獲晤豈曰山川間之  
哉機緣匪偶天下事往往如是可勝歎息亡友于卓人荷錫佳傳  
此公真不朽矣揚拜而納諸其子令石緘之勿以表示人也江人  
事序過辱推許甚慚緣此書郵自章於今傳聞未悉又倉卒裁訂  
少諱當又同鄉可否甲乙多數疑義如虔州之殉以嘗出城為郭  
冢宰累東汝之師以曾上書求薦為艾存廉累章門之難以從叛  
亂為姜相累三者皆人望也艾書真履未可知誠有之則白璧大  
瑕矣郭以獲陴踰跟還而止死固其所也恐未便輕作噪噪至謗  
姜從叛亂可謂過自放倒者從違姑置後論而先論其所謂叛叛  
誰氏所謂亂亂誰氏邪敬業以失職怨望起魏思溫消假之義名  
寶王一撒流為美談願以是罪姜老哉姜老非救時科洵然枉表

九三

謹錄

入謝出門生故吏手姜實不知態建昌親識其事溯於章紀苟賢  
者欲施責備之論可過修水相質也要之人各有真愛其人而傳  
之益真與憎其人而傳之失其真總屬無謂不若據事直書與天  
下有心目人平章之殊坦豁耳揚所為呈稿麟埋丐求是正誠見  
此事無彼我但得文成義表逝者靡憾即願為宋編可願為楊編  
可願為楊宋合編亦可不則略備林風非揚非宋類為他氏編無  
不可豈必自立一家言哉髻山風景不惡肯挽髮狂過使揚得疏  
膝旬日逐字面訂便可勾當此局矣洲洞無從白露已霜懸切不  
既時辛丑九月日

童鑑序

於戲魏毅叔之作童鑑也可謂以學慮救良知能之窮者也孟子  
明仁義本之良知能驗良知能本之孩提親愛及其長敬兄也日  
又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然則良知能何窮窮於其親與兄也窮



於其親與兄者窮於親兄之以俗學俗慮教也古者韶齡就傳教以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節豈夫灑掃應對進退之文而又與之歌詩以發舒其志意與之習禮以固束其筋骸與之讀書以開廣其識趣務使歡欣鼓舞知有名教之樂而良知能日引月長如春單之潤雨澤而滋榮也后世易之逆嵩舉子業自總角時即以仕宦人與第赫奕金帛充物揚夸里中態謂丈夫志當如此親與兄既以是程子弟矣子弟率之將不暇愛身而曲以求副乎親之所愛不暇敬身而曲以求副乎兄之所敬窮年兀兀凡所為俯而讀仰而思者惟仕宦為究竟揣摩既得則又子以詔子弟以詔弟舜世世葉葉不知愛親敬兄而不容不知舉子業不能舉子業以隳壞仕宦門戶也幸有一二豪傑之士蟬蛻塵局尋得聖教而大義微言非久輒乖其他忠臣孝子名德偉功所垂為不朽盛事可資人觀感慨慕者則又獨使於弱冠以後博學宏覽之流而童子無

工可至亦有其里且稿紙

聞知焉豫教不蚤成德何莫此魏敬叔童鑑所為作也今有談後進於老成人之前雖俊不諧若老成人語舊縱不風教人不風教事齒及輒為拊掌何者樂其輩也后進亦然見有道長者敬禮已耳苟才少並驅風雅爭先則奮袂恐後何者亦樂其輩也疑叔為之具陳幼德如列坐諸奇兒堂上親從旁咨嗟太息生人健羨又指示門內稚子宜得則傲處彼自視年地相若欣愧交心雖素裕於俗學慮而良知能所觸若山下之泉德決水益之而其勢不排陰整直下無是理也又若方揚之火得疾風煽之而其勢不經撲滅愈熾亦無是理也吾願凡為童子者舉以童鑑慮舉以童鑑學童鑑具在彼固皆不慮而知愛敬而未嘗慮俗慮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彼固皆不學而能愛敬而未嘗學俗學以求當於其親與兄之私也於戲童鑑成而巍親顯凡懼時庚子秋七月晦日



甘健齋四禮撮要序 己巳

禮者何率性之道是也人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以發為喜怒哀  
樂之情情因氣發感物益蕩自非聖人鮮克履中正者聖人既慎  
其所發而聲律身度矣又懼天下人之任情怙氣用發乎性者或  
反至戕賊其性而不自知於是益竭心思為之品節如五音之正  
以六律方圓平直之成以規矩準繩也任誕者流爭言禮意而苟  
徇其儀文不知儀文廢矣意將安託今有豪舞酣歌於人之前而  
曰吾意實哀也攘袂箕踞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敬也頓眉蹙頰  
於人之前而曰吾意實喜且樂也雖五尺童子不可得欺已故有  
哀之意則必有擗踊袒括以為哀之儀文焉有敬之意則必有拜  
跪鎖獻以為敬之儀文焉有喜樂之意則必有加服醜字合卷授  
綬以為喜且樂之儀文焉如草木之乘春勾萌自根而茂而幹而

九五

枝而葉紛披繁茂其勢皆迫於不容自己聖人非能有所加損也  
特約之中正不使有過不及焉耳禮之失也火於秦雖於漢茂於  
魏晉六朝待興於隋唐至宋大儒輩出刪述漸著朱紫陽纂其大  
成取儀禮中冠昏喪祭四者表之以為家禮蓋人道始終之大自  
家而可推之國與天下也然而風氣推遷詎無泥格如冠之必備  
公服也昏之使必以親子弟也喪之後必升屋而號也祭之必主  
以宗子也頌如大車鸞駟八袂卷曲徑鮮不停輟此潤澤推挽之  
事責在吾儒而不容他諉者吾友甘健齋遊於桂山謝約齋之門  
升堂入室方諸往哲則季通之於考亭矣桂山悼道喪教衰弊由  
禮廢慨然與諸及門討論講習其高座弟子有執親之喪哀毀居  
約若子羔氏者吾過訪其里若風俗太息古道之復而德性問學  
之彬彬質有其文也吾旬餘得讀健齋所訂四禮撮要撫之博擇



之精網舉目張之隨而括蓋淵源師法主忠徒我而非襲取一切之所可肩頌望也是編成俾天下率而由之以用以調喜樂哀敬之情以復厥仁義禮知之性起衰濟溺豈小補哉故樂而為之序

續廬山紀事序

丁酉初春余攜友人二三乘輿廬遊偶宿萬松坪坪上人間極接余談甚歡出手訂廬山紀事二卷欲余序余謂廬山事與遊廬山事兩相遭於心詞目曠如燈籠燭炬面面玲瓏添一紀則密一格暗一炬矣已之既思朱晦菴託友人圖三疊泉景知新續得山水勝如讀古逸書豁人見聞續紀雖微固亦山之汲冢也速袖歸卒讀大略繪峰泉註徑刹人物特詳藝文頗闕憾其未備而聞公顧語余是山如一巨丈夫人想慕求識其面有過李邕今為之圖峰泉選刹冒其真也人物又指齒髮生卷處藝文則評讚是丈夫不則其欲與丈夫交遊者也世不識大大面輒從評讚交遊人捫影

江西新修博物志

而交遊惡習或夸或誕誤傳觀面目者因誤丈夫某恨不一筆句細空存圖繪半幅令親見與未親見眼開得廬山大意而止且鴻濛初此山耳方匡且未有安得廬廬且無名安得遠舍陶李白蘇諸名流及今人遊觀詩文場各一演說諸種勝總於是山無加居士不厭藝文之繁而反存見少為余笑應曰諾聞公可謂在山識山矣推聞公言而進之山尚未生又於何處着紀既有事紀紀且續則山生人生語言文字俱生今人跡遠舍陶李白蘇一也遠舍陶李白蘇跡方匡一也方匡跡山亦一也藝文未備安得謂圖繪能周雖然藉緣是况濫輟軒使愴父左陸並登晉乘則紀事且為詩洵簿帳矣靈運心雜求入與社事遠公勿許乃獨招元亮此善為山擇人者聞公誠欲補廬山紀書則遠如桑子木原本迨如但陶村詩文紀皆補山鄧林也聞公試施片斧焉第求以山事還山而勿參於人事焉斯已矣序成適驚整後一日書以寄之



江人事序

已亥夏五余方讀易醫山草堂屬臨汝章於今哀集諸忠節傳員  
 之來委余增刪成一書以藏名山余為之依類編次繫易辭焉首  
 甲申三月重國變也次乙酉五月次丙戌九月亦重國變也次湖  
 南傷南也次王孫重王孫也王孫而興復焉正也次舉義郡城者  
 大義也郡城有經賦焉次山若舉義者亦為大義也次抗節者大  
 節也次後死及反正者大後死與反正也又次雜流烈婦終焉集  
 成名江人事曰吾江之人事也抑余固是有感於天人之際矣君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張羅陽語夫人倫固<sub>中</sub>天道也彼致命諸  
 君子蹈鼎赴鑊誘之百端怵之百端不為動此豈以常畏惡易身  
 後名者又况石工織人諸流素無詩書浸漑其中思禮周滙其外  
 矢志慎發義不違顧謂非忠孝本之天或不可且天道亦何常之

九

有申之會雖產成皆聽天所命矣新之業紛紛爭效符瑞矣陳之  
 代黃龍且銜舟顯道矣曾未三二紀而獨夫剝刃六合龍戰一人  
 之身一時之天終始不克自保已若此况欲傳之二世以次萬萬  
 世乎大抵天道若父道然父之傳子以攝定理也其或攝長攝不  
 可憑而庶孽矯情飾偽父志亦移而屬焉及後元儲悔禍又得時  
 黃輩願前效死則且以我之頃立轉為不可動之懼祇且晚間事  
 况父母有頑詰而天命決無匿僻既克有定靡人而勝古詩豈欺  
 我哉子患不孝無憂父心之不慈人事患不盡而無疑天道之甚  
 遠彼致命諸君子皆所謂願先伏誅頭血汚地以死愷王者也申  
 生拜賜而跪猶想帝而見拘於羶剗輔以諸君子之奔走禦侮在  
 帝左右者哉雖然以諸君子已事觀之斷智智窮自力力困視天  
 夢夢呼天漠漠當此時也惟有談人事已矣惟有盡人事已矣



刻傳習錄序

王文成良知之學，疑於禪覺時，實有煩言。或辨曰：說本孟子，鄭鹽官氏作吾學篇，復奮然論定曰：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說說易行，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矣。證文成學之是者，無如孟子，是證文成學之是，孟子非禪者，無如傳習錄矣。道家言虛，吾儒於虛上加不得一毫實，佛家言無，吾儒於無上加不得一毫有，此陽明語。鹽官氏豈未嘗反覆融玩而故作是辨，鹽官氏當亦有見而言之也。釋氏以理為障，而錄中於去人欲存天理六字，叮囑諄復不下百數十言，據此猶比例而同之禪覺，豈非周內然而天理之似是而非，固不容不辨者。夫天則誠而已矣，元性誠之通，利貞誠之從，其命於人，則為仁義禮知之性，此理粹然，至善者也。擇此謂之性。

九八

善好此謂之好善，樂此謂之樂善。聞中庸言明善矣，未聞言明即是善，聞孟子言知性矣，未聞言知即是性。言明即是善，知即是性，則文成良知之說也。知覺特心分事，而傳習錄曰：心即理也。夫心而即理，孟子不應曰：理義之悅我心，又不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不應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豈謂心之悅心，心根於心，以心存心乎。又孟子道性善，錄曰：性無善無惡，又於告子之言有取焉，曰：只無善無不善一語已了，不應復分別仁內義外，又於大鑑之言有取焉，曰：莫思善莫思惡，為不識本來面目者說。試反覆融玩其言，本孟子乎，本告子乎，抑本大鑑禪師耶。文成性認良知為天理，故告蕭惠有曰：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與在耳曰聞，在眼曰視，在手曰持，在足曰運，奔之發，識者知是佛性，何鉢奈矣。又曰：何思是工夫，即思善非非，又以一



心讀書應密接物比之好色貨及酒又教好善惡惡不得傷其無善無惡之體也如是則文成所謂大理概可知矣所謂存大理亦概可知矣俯習錄具在鹽官氏更能下轉語否雖然禪學固未易言也非龍場動忍朝思夕究不輕許以禪參非一夕吁躍從者警不輕許以禪悟非英敏天縱權變莫測不輕許以禪踐禪用而先生人品光霽遠過商霖勲業爛如卽張無垢孫而及也先生固豪傑之士哉夫誇人者自誇也誣人者自誣也先生既持墨疑紫陽而余小子復以大體疑先生等類反冬又當佛法威振之日不惟度綿弱曉曉然呵詆禪宗兼闢吾儒之似禪者又舉前註所論定非禪舊案而掀翻之行將見其受排擠於泉顛齋而莫之救也然中有不獲已者不違恤也亦曰孟子具在俯習錄具在期共告之天下後世云爾

九九

熊青嶼先生文集序

丙申冬日山居少暇既為熊青嶼先生傳矣已復點次先生詩文集而序之時擁暄滌研閉嗶嗶罡風於籬壁外竟讀旁皇以為古人云氣猶水也水成則物之大者畢浮先生養浩然氣者謂宜毫楮光芒馳騁李杜而細證諸文有逸致頗傷體弱如魏文之品阮元瑜王仲宣者諸詩格調僅達蘇黃未遑溯初盛以上而要之先生淵情冰性恒翔溢於詩文內外似穿道長虹入林屋烟水之裏又復出林屋烟水之表者諸疏書詩雜作富矣而感所反覆流連俯仰欲絕者唯在退舟榆關一疏而祭嶽紀事又為是疏所自出是時遠左新陷諸在事棘手昨古懼先生越關外一步而先生慷慨北征沿途經畫不以為奉祭告之差使直以為理殘疆收殲平之元戎如虞忠肅權宜節分采石江者於是有祭陣亡將士文有



述關外情形疏有上政府書有啟戰守十一疏則以先生淵情  
水性致其身於死生存亡外故其氣愈定而言愈審也獨怪南邨  
命時諸朝臣相與勸望亟報命何其怯至創艾之餘復祖王遼撫  
主戰何其勇似乎借後之張季芻目以掩其前之棘手縮舌覺先  
生勇於眾怯怯於眾勇其氣與言一一與朝臣反逆不能用其著  
畫為國計謀而歌殘筵散祇留此悵悵空言焜燿簡策如豐城之  
氣未試剗剗鬱塵土中猶能以其光上薄星漢下衝波濤此亦  
文章得失之大較矣其後己午之際燕齊雲擾諸勳王師觀望前  
却而先生劍視履皇媿媿書上當事以屢詔不起之舊臣一旦閭  
難前驅比節義者直抵醫無閭之氣屢折猶新者也迨朝席未煖  
出典荆關舉生平翻情冰性僅了試錄一序若遂以文章結先生  
局者自是懸車雲門蕭然物外所著述不見諸治要方略獨寄之

江西省博物館

稿紙

閒情野味如宣公奏議一變為纂集醫方先生至此蓋併其文章  
隱之矣苟區區然從詩文氣格裏討探先生撰之從醫方檢點宣  
公也豈復為知言者哉

經歸先生書院序

宋雲莊陳澹哀輯諸禮家說元虞學士建之撰經歸先生明與司  
之制科成宏間晉祀典屬督學使邵公二泉為祠以是都昌有經  
歸先生書院云院在縣南橋里諸生以時習禮讀書其間北將新  
之開序于揚揚延諸生進曰院名經歸矣經衍焉歸咸曰禮經漢  
儒補綴言人人殊先生序折衷之論始定經宜歸先生揚曰經誠  
歸先生矣諸生將焉歸夫禮繁至千百文成數萬先生集諸家說  
又復十餘萬而揚謂一言可以歸之則孟子所謂恭敬辭讓之心  
是已是恭敬辭讓之心也塗人無所於損望賢無所於增匪但不  
得歸陳氏併不得歸大小戴匪但不得歸大小戴併不得歸述禮



之宜聖與制禮之元公元公宣聖通擴充是心不使之有餘不足焉耳今夫人與誓天帝之前則殊然懼與周旋几筵振袖之下則肅然誼攝諸長者大人側則縮縮然退與之酬酢且賜問則喋喋然讓此雖未學禮之牧豎田叟而知其必有是心也儻父拳手作拱學棍左避雖推魯少文而人必致敬答之若優人雜劇磬然中周規折矩之節人不惟不答之且掩口竊笑之矣豈非以儻父之有是心而俳優之無是心哉然則聖人制禮因革隨時繁簡與文不同同歸於恭敬辭讓之心斷可知矣或曰如子言則第擴充是心足矣何以經為曰窮經固所以擴充是心也人皆有是心而或病則高簡或病則卑學聖人調劑酌之中正使凡為恭敬辭讓者得盡心焉而不至於高簡卑學而止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禮經述作亦聖人啟迪覺知之具也故規隨非明也而經聖人目力之竭則明舍是靡準律呂非聰也而經聖人耳力之竭則聰

舍是靡據經由威儀非齊知也而經聖人心思之竭則睿知舍是靡憑今欲廢棄一切而執任耳目與心是未歸越裳氏而自喪指南

南車也若迷耳目與心而固守一切則又終日講習指南而不知歸越裳氏也病則均矣惕念諸生以恭敬辭讓之心窮經使心有所歸即以恭敬辭讓之著於經者反求諸心使經有所歸則雖謂經歸先生書院為諸生真實心字焉可矣

謝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

矣五歲孟冬月丁巳日南豐程山友弟謝文游敢告於友兄宋未有先生之墓曰游自癸巳甲午間已知南康有宋先生隱居講學心竊嚮往之思一造其廬及後彭躬庵林確齋得交先生游與先生亦遂通音問乙巳僧石與從先生至程山相見互傾倒時魏叔子教授新城先生以書付石與招至合程山諸子作旬日之聚彼此以學互質訂一時契合之樂自謂有生僅事感丙午丁未輒有書牘往還質疑自丁未八月十四日一書論禪者所見游尚未反



復戊申秋遠聞訃嗚呼從來儒者相遇一時學術抵牾每不得合  
一如朱之與陸陽明之與整庵吾鄉羅近溪之與李大經往往開  
後人辯論甚至起門戶之爭且志士生同時各有斯道之任正宜  
宮商和協以成成英韶頀鳴咸治於千古反偏激相傾排為斯道  
累豈非宇宙恨事乎如游之遇先生契合無間方自快幸謂絕學  
之昌明必自今日乃天奪先生之速存之悲愴又豈僅交情之私  
而已耶戊申至今又忽忽六載矣不得先生遺書一板訂以垂世  
俾先生正氣精誠湮沒無聞後生小子敢迪無藉則後死者之責  
何以自逭於先生何以告無罪於斯道乎由是寤寐不寧者自聞  
訃迄今茲乃買舟而來訪於令子及通索諸從遊士抱書而歸全  
易堂程山諸子訂成定本寧簡毋泛寧存信毋存疑繕寫以藏俟  
圖刻於後日嗚呼以先生之道遭時之變不得大行於世斯固世

江西一書博物院 稿紙

運之不幸乃後之學者猶得讀遺書而興起有為也則先生之道  
未嘗不傳謹告

楊友石祭宋未有先生文

星子宋白石先生卒於隱居不半月而訃至於南昌其友楊君聞  
而痛之謹遣香帛之儀為文而弔於先生之靈曰嗚呼自先生祀  
道而處四方有志之士其誰不以為江漢之朝宗而先生自視則  
渾乎如瀨氣之遊於太空於凡天下感慨悲傷歌舞戰鬪水火霹  
憲山川雲物草木昆蟲之變一切可喜可怒可驚可愕之事類無  
往不見其從容其過乎識仁也蓋庶乎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  
其所之氣象而何別乎賢智與愚蒙然其中確乎不可拔故乎不  
可羨者則又判然如緇素之於黑白貴主之於西東豈也不才竊  
附飛鴻蒙音書之屢勗愧鞭策而無功蓋嘗以書謝先生誓諸以  
危人擊破艇走水上遭逆風身孤力弱浪湧濤洶雷雨電光轟騰



而助虐龍蛇水怪變現而爭雄力盡援絕四顧迷蹤於是時也先生方將引長竿罵蠟臙排江洋出海汎以拯余於顛沛也中而中道沈舟竟同溺死先生之不克相余以有成也將鄙人之無賴抑吾道之終窮乎嗚呼哀哉自先生之隱碧山也繫七人之與同子所為欲褰裳而就之者幾擬議於秋登曾幾何時而成仁藁街者查子修文地下者子兄余又嘗以書報先生嘆存歿之靡常悵聞聲而難逢惟五老之在望冀乘暇而扶節庶幾廬山我我燕水容容稍留鴻跡慰此孤衷其如山川永隔湖口書傭自壬寅之春接先生於掾庾嶺至去年中夏始再至而招手則子以地竊不獲東於相從使來使往嘆息郵筒蹉跎白髮永恨填胸以為今年七月走壽熊公或同雲浦或叩黃龍請益問業少借磨礪何期凶聞遠辱天峰友朋驚告風雨寒窗嗚呼哀哉人於賢者恨生不同時處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不同地遭不同境而予與先生世同地同不幸而所遭之境又不同而同性同其學問願不得與先生同晨夕挹彼注茲以起予之疲瘵徒使予悔恨之私見於先生捐館之後不禁泣然流涕於夢之中也豈不重可痛哉嗚呼先生之來予於夢也不以予為不聰倘靈兮其勿替其心有以匡予不遂俾有造於吾躬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